

## 楔子 濕死的感覺

鞭炮聲起，在劈里啪啦的炸響後，留下滿地的彩花和空氣中的淡淡硫礦味道，街道上看熱鬧的百姓面帶笑容、對著迎親隊伍指指點點，好像這樣就能與那份喜悅沾上邊兒。

今天是靖王府的世子梁瑀晟與秦家嫡女秦可雲成親的日子，這婚是皇帝親賜的，兩家人都竭盡全力把婚禮辦得風風光光。

「數過沒？幾抬嫁妝？」

「數了數了，可沒數清楚，兩百抬肯定跑不掉。」

「秦家這麼富有啊？」

「秦家本是商賈起家，若非如此，秦家女兒進宮能從答應當起？」

「雖是答應，現在還不是封妃啦？足見是個有心機本事的。」

「也是，不過最重要的是生下貴子。」

「秦家這麼富，難怪嫁妝像不要錢似的往梁家送。」

「在京城貴女中，秦可雲名聲極好，被封四大才女。」

「珠聯璧合、再好不過的一樁婚事。」

一路行來，百姓議論紛紛，這門親事得到天下人的祝福。

唯有葉晞腳步凝滯，清晰的腦袋越行越覺得混沌，她始終相信，自己的努力會改變結局，沒想到……十幾年的盡心盡力依舊敵不過天注定。

葉晞覺得很好笑、很諷刺也……是的，很蠢。

當了一輩子聰明人，終究在愛情裡犯蠢，怨誰？

痛……非常痛……好像有人拿把大錘子往她的心臟打著敲著擰著扎著，企圖把它揉出汁、搓成屑、扎出無數孔洞，但即使這樣的疼痛，她仍然拉開嘴角、讓笑容緊緊巴在臉上，她笑得無比燦爛，好像自己和看熱鬧的百姓一樣快樂。

緩步前行，一口口嚥下不能傾巢而出的淚水，太多的鹹味兒醃得她喉嚨刺刺辣辣，足下無針、地上沒有長出荊棘，可每走一步，彷彿有千針萬針扎著。

靖王是舉朝上下最尊榮的王爺，他是皇帝的同胞兄弟，在兩人齊心合力之下，打造出一個太平盛世。

他們不僅僅是兄弟 同袍，還是推心置腹、感情深厚的知心好友。

皇帝對靖王的重視舉世皆知，靖王世子的婚禮門庭廣開，誰不想上門沾沾喜氣、爭個露臉？因此今天佔掉一整條街道的靖王府，裡裡外外、熙來攘往的全都是人，皇后娘娘還擔心王府人手不足，除禮部的人之外，還增派一隊太監宮女及嬪嬪過來幫忙。

喜房裡熱鬧非凡，掀蓋頭、行儀式，圍繞在新人身邊的婦人和姑娘們摀著嘴呵呵輕笑著，無比喜慶。

葉晞站在門外，望著屋裡一身大紅喜袍的梁瑀晟，眉睫微垂，她顧不得灼熱的喉嚨，再次將鹹鹹的淚水嚥回去。

梁瑀晟彎下腰在秦可雲耳畔輕聲叮囑，溫柔的態度換來一陣哄堂笑聲，人人都說新郎疼新娘。

可不就是這樣嗎？是她弄錯了，誤以為只是聖旨賜婚，與情愛無關。

新郎疼新娘……對啊，以前他也好疼她的。

就在這扇門前，他曾牢牢握住她的肩膀說：「別害怕，不管發生什麼，都有哥哥護著妳，晞晞是哥哥最疼的。」

最疼？是她錯解這兩個字的意思，還是因為過度認真相信，以至於自滿、自信，驕傲認定自己是改寫結局的大文豪，從此將獨擁他的愛情？

苦澀一笑，她明白了，自信並非一件值得誇耀的好事。

拍拍秦可雲肩膀，與在場長輩拱手為禮後，梁瑀晟得去招呼來客，沒想尚未走出新房，就看見倚在門邊的晞晞，瞬間，他加快腳步來到她面前，臉上仍然是她熟悉的溫和、寵溺與包容。

糟糕，她才否決自信這回事，他偏又來添油加醋，讓她的自信重燃起熊熊烈火，這樣……很糟的呀。

梁瑀晟不知道她心裡亂七八糟的想法，大大掌心直接擦上她的頑。「剛才一直在找妳，還以為妳不來了。」

「怎能不來呢，是哥大婚呀。」她在笑，卻也在發抖，在他溫柔疼惜的目光中瑟瑟抖著。

見她這番模樣，梁瑀晟微蹙濃眉，早知道就別逼她來。

為鎮壓顫慄，葉晞用力咬住舌頭，直至嚥到血腥味之後……它停了，她笑得甜美溫和，笑得順應他的心意，笑出他想要的表現。「哥，恭喜。」

「瑀昊在前頭，我讓他過來陪妳。」梁瑀晟心疼她委屈。

「不必啦，這裡都是女眷，二哥過來摻和，多奇怪。」

「不想見瑀昊？他會很傷心的，又要說妳厚此薄彼。」

何止厚此薄彼，她還重色輕兄啊，只要瑀晟在，她便誰都看不見，她知道這是壞習慣，但她……不想改變。

「今日還有旁的事，只是過來給嫂子送新婚禮物。」葉晞指指手上木盒。

眼看她閃著微光的雙眸，那裡頭滲著濕氣，梁瑀晟心底明白，於她，這已是極限了，不能再強逼。

晞晞體貼講理，她的乖巧總是讓人安心，即便明白裡面多少有幾分勉強，但她習慣不讓人為自己擔心。

梁瑀晟輕嘆道：「過幾日，我帶可雲去看妳。」

葉晞笑而不應，卻道：「快去前廳吧，很多人在等新郎官亮相呢。」

他握住她的肩膀，鄭重其事道：「答應哥，要好好的。」

他也知道她不好？是啊，都知道的，知道她的心思、她的妄念，知道她正在失望的荊棘中徬徨，但就算知道……他也沒打算拯救她。

「我當然會好好的。」她又笑，雖言不由衷卻是斬釘截鐵。

「去看看妳大嫂吧。」

「好。」安靜目送他離開，在背影淡出之際，她一個激靈，胸口那把刀狠狠扎上，措手不及的疼痛再次降臨。

沒事的，她告訴自己。

人家把心刨給你，你假裝沒看見，是因為不喜歡。

你把心刨給人家，你假裝不疼痛，是因為太喜歡。

感情這種事本就是你情我願，計較不來付出之間誰多誰幾分，是她選擇交付愛情，梁瑀晨沒有義務要全盤接收。

再笑一回，她否認胸口處被刀插著，用力旋身，卻意外撞見梁瑀晨的眼神，她正怒目相望，遠遠地指著她的鼻子怒吼——

「誰允許妳來的？賤貨沒資格站在王府地界上！」

「我收到帖子了。」葉晞淡淡回望，眼底沒有身為下位者的卑微。

這態度令梁瑀晨更加憤慨，她憎恨葉晞，她高高在上的淡漠、有意無意散發的傲氣原都該屬於自己，是葉晞掠奪她的驕傲、她的美好、她的自信……憑什麼她能用驕傲臉孔來面對自己？

葉晞繼續朝喜房前進，梁瑀晨大步跨來，雙手叉腰，橫擋在門口。「妳誰啊？我是縣主，妳不過是平頭百姓，憑什麼以妳我相稱？」

秦可雲聽見兩人爭鬧，連忙走下喜床，目光示意間，兩名小丫頭趕緊上前又哄又拉，把梁瑀晨帶開。

秦可雲望著葉晞，審視她的眉眼唇鼻，果然呢……正如相公形容的那番模樣，五官不美卻望之不俗，讓人光是看著就感覺舒心，想要與她親近。

秦可雲柔聲道：「對不住啊，小姑娘年紀小，看在今日大喜分上，還請見諒。」

多麼溫柔可人的女子啊，兩兩相對望，葉晞忍不住笑開。

那些形容的字句半點不誇張，秦可雲確實美到讓人心驚，確實是朵出淤泥而不染的真白蓮，她良善親切真誠，她謙和寬容、溫良恭儉，就是這樣的女子才有資格與大哥鶼鰈情深、一世繩繩。

突然間發現自己與她之間的距離有多麼遙遠，突然理解這樣的女子才是男人想要的賢妻典範，而她，不過是個不知道斤兩的蠢貨，還沾沾自喜地自我膨脹著。

此時此刻她自卑了，她習慣越痛，笑得越甜美張揚，於是笑容再次擴大，擴大到足以裝下所有的傷心。

秦可雲輕道：「晞晞怎下說話，妳還好嗎？」

她認得自己？是哥說的嗎？能心無芥蒂地對妻子談起另一個女人，表示……她從來都不是他們之間的「芥蒂」？肯定是這樣。

驕傲的葉晞覺得超丟臉，努力過十幾年，到頭來卻連個芥蒂都談不上。

搖搖頭，葉晞道：「沒事的，賀嫂子新婚誌喜。」

她用最大方、最自然的動作把禮物遞上，那裡頭的東西原是為……為滿足自己的夢想而做。

秦可雲接過木盒。「謝謝妳。」

「禮物不貴重，願大哥和大嫂永結同心。」

「我會好好珍藏的。」

送過禮物，葉晞沒有一絲懸念地離開靖王府。

她飛快往家的方向走，推開門，靈堂已經佈置妥當，香蠟紙麻、白布白幡，棺材擺在廳裡的正中央，李伯、李嬸和兒子媳婦們都穿上麻衣素服。

眾人見葉晞回府，連忙迎上前。

「姑娘，都備妥了。」

她看看左右，問：「孩子們呢？」

「老二媳婦帶著。」

「等我一下，很快就好。」

回到屋裡，拆下頭面、洗淨鉛華，如緞般的黑髮披在肩後，她取出粉黛細細在頸項間描繪後，看一眼梁上早已掛上的白綾後，走到白綾下，將一把圓凳倒放在地，最終取出荷包裡的藥丸，和水吞下。

推開房門，臨去前再看一眼已經熟悉了的房間。

回到靈堂，她道：「李伯、李嬸，接下來麻煩你們了。」

「姑娘，別擔心。」

搖頭、不擔心，她相信李伯。

她爬進棺木中慢慢躺下，張開眼睛，看著李伯與他兒子李新一點一點慢慢將棺材蓋上，光線隨著他們的動作逐漸消失，直到被黑暗包裹。

她一向害怕死亡、害怕再也睜不開眼的黑暗，但此時此刻，她感到無比寧靜，緩緩閉上眼睛，她聽見李伯道——

「去把後院那些人叫來。」

不知道過去多久，她對時間已經失去概念，她聽見李伯、李嬸拍著棺木放聲大哭，緊接著笙簫噴吶樂聲響起。

然後李新高聲大喊，「摔瓦、起靈……」

淺嘸，她的身子越來越冷，凍僵似的一動也不能動。

心跳越來越慢、呼吸越來越淺，意識漸漸離開，原來瀕死是這樣的感覺？

死掉以後，人會去哪裡？真的會走過奈何橋，真的會有個熬湯的孟婆等在那裡，給一碗湯、仰頭喝下遺忘此生，重入輪迴……

遺忘，是亡者最需要的禮物，遺忘前生才能展望來世，遺忘過往才能勇往直前，彷彿她看見彼岸花、那張揚的紅、張揚了她的眼……

別了，親愛的大哥；別了，她的愛戀……

## 第一章 真正的身世

梁瑀晞聳高肩膀、揚起笑顏，用力吸一口氣。

她喜歡墨香，喜歡書冊，喜歡架子上掛滿的毛筆，喜歡到每次進入淘墨齋，就想一直待著，融入這樣的氣氛中，就算啥都不做，光傻笑也很快樂。

這個「喜歡」是大哥教會她的。

小時候大哥常牽著她，教她分辨硯墨的好壞，大哥給她買各種紙張和毛筆，讓她慢慢試著，試出它們之間的差異性，認真說來她的書畫師父不是王大家，而是大哥，他對書畫的熱愛，造就她的學習興趣。

拿起架上的《尋屍記》，這是她寫的第二本書，聽說相當受歡迎，青鹿書院的學

子幾乎人手一本，方才伙計還津津樂道地同她說，每回新書剛擺上，幾天功夫就賣光。

她好聰明的，爹爹常誇她過目不忘，說倘若女子能參加科考，她定能給家裡再增一個狀元郎。

真的，她很厲害，皇伯父惋惜她是女子，否則定是能報效朝廷的驚世之才。

可惜她再能幹也就是個女子，長大後只能在某人家中後院，掌理男人的生活起居，為男人的喜樂舒適竭盡心力。

她覺得不公平，但現實這種事，無法因為她的憤怒而改變。

每回爹娘聽她咬牙恨道終生不嫁，要為自己找到一片天地時，總會露出憂鬱目光，她見著只能緩下口氣道：「開玩笑的，爹娘別擔心。」

她很俗辣？是啊，親人的憂心，永遠能夠讓她讓步。

不過也確實呀，這種事說歸說，她再清楚不過，女人的天地早在落地那刻起，便已注定。

男人有無窮的遼闊戰場，可供發揮所長，而女人的戰場就是後院一畝三分地，她常常感到哀怨，沒有勝仗可以打，女人的成就與自信要靠什麼來維護？

幸好她有個族兄——很討厭、很不想與之建立關係，卻又不時在眼前晃盪的族兄。他說：「窮則變、變則通，戰場要靠自己開闢，一味抱怨改變不了任何事情。」他吊兒郎當的口吻很討厭，痞笑表情很討厭，但這麼討厭的人，說的討厭話卻巴在她的腦袋裡面，讓她一再咀嚼、一再思考，然後她改變了。

王府能夠關住她的腳步，不能囚禁她的心，身分可以限制她的舉止，卻不能壓抑她的腦子，她選擇在文字裡遨遊天際，選擇透過文字改變別人的信念，一點一點將她盼望的世界展現在世人眼前。

本以為她的書不會受到歡迎，畢竟有點驚世駭俗，但很顯然，她猜錯了。

趴在櫃子旁，拿起一張張書箋細細看著。

造紙術和印刷術已經很發達，這兩項技術造就了文風普遍，讀書認字對於百姓而言並非遙不可及的事，因此大梁人才輩出。

掌櫃走下樓梯，在看見梁瑀時露出笑臉。「梁姑娘，東家點頭了。」

「所以從第三本書開始，我可以用抽成的方式收稿費？」

前兩本書，東家一次付清，將書買斷。

她的第一本書只賣二十兩銀，當然比起其他人的，東家給多了，何況那是她的第一份手稿，市場上還沒有類似風格的書，誰也不敢打包票能賣得好或壞，東家算是為她冒上風險。

第二本書，東家大方給她一張五百兩銀票，那可是筆鉅款，旁人寫上三、四十本都沒這個價。

都說殺頭的生意有人做，賠本的生意無人做，敢給這樣的稿費，證明她的書能賣，因此在數度琢磨之後，她想出抽成這個法子。

想法很大膽，沒人敢做這等要求，所以她只是試著提一提，不存太多指望，沒料到對方竟會一口氣同意。

多好的消息啊，她決定帶隻東風樓的鴨子回去犒賞哥哥們。

「是的，這是東家打的契書，往後每賣一本便支付姑娘三百文，但姑娘得同意，往後再有新稿子，得先供著淘墨齋。」

當然呀，有淘墨齋這麼慷慨的合作伙伴，她何必將就其他？

掌櫃將契書交給梁瑀晞，細看兩回後，她笑著簽名蓋印。

「東家還是不願見我？」

掌櫃支吾幾聲後問：「梁姑娘這回有沒有帶新稿子？」

意思是不見？淺哂，無所謂，錢到手就行，她將稿子遞出去，「還是老規矩，兩刻鐘。」

稿子是昨兒個熬夜謄寫好的，至於兩刻鐘這規矩是她提出來的，她小人之心，擔憂對方雇人在後頭謄抄，因此刻意以特殊手法將稿子裝訂成冊，免得對方分拆，尋來一堆人，一人分抄兩頁。

甭怪她心胸狹隘，實在是東家太神祕，都合作兩回了，連面也不肯露上一回。

「好的，姑娘稍坐，我把書送去給東家。」

掌櫃離開，伙計送上茶水點心，梁瑀晞沒讓自己閒著，挑兩錠墨、幾管筆，再買些顏料紙張。

京城百姓都曉得靖王與王妃感情深厚，身邊除了兩個姨娘之外再沒有旁人，然他堅持不讓姨娘誕下子嗣，因此膝下只有王妃生養的兩子一女——梁瑀晟、梁瑀昊和梁瑀晞。

靖王妃教養子女用盡心思，兒子們從小習文學武，便是女兒也不能輕鬆混日子。靖王妃常掛在嘴邊的話是一一好漢不吃分家飯，人生得靠自己爭取，不能光想憑藉祖蔭。

因此即便梁瑀晞是女子，能學、該學的都沒放過。

書畫是她的強項，但她最喜歡窩在書房裡，與哥哥們和先生學習四書五經、古典名籍，至於女紅……唉，吊慘不忍睹形容是在亵瀆這四個字。

爹爹寵她，總說：「人非專才，女兒智識比常人高，就甭要求她織繡。」

大哥說：「讓我習文容易、讓我拿針，怕是要把指頭給縫在一起，妹肖兄天經地義。」

二哥則是深情款款看著她，「以後妹妹的女紅課業，全算在我頭上。」

是啊，三兄妹中，只有二哥手巧。

家裡男人全站在她這邊，娘再有心訓斥也會作罷。

「梁姑娘。」

輕喚聲起，梁瑀晞側過臉，當視線對上婦人眉心的朱砂痣，一個印象從腦海中快速閃過，心頭咯登一聲，來了嗎？

梁瑀晞下意識退後兩步，眼底帶上防備。「大娘有事？」

「梁姑娘，民婦葉田氏，有件大事想同姑娘密商，可否請姑娘移駕東風樓？」她嘴上說得小心翼翼，眼底卻有著藏不住的勢在必得。

梁瑀晞不語，目光微沉，腦袋卻飛快轉動，果然是……來了！

葉田氏續道：「此事對姑娘極其重要，若讓不肖之人利用，怕姑娘日後艱難。」

「妳在逼迫我嗎？」梁瑀晞寒聲問。

「不，我是好意提醒。」目光微閃，梁瑀晞的反應讓她的勢在必得動搖。

梁瑀晞輕哂。「多謝，我並不需要。」

「姑娘難道不怕祕密外洩？」葉田氏心急，一把拽住梁瑀晞手腕。

梁瑀晞沒有動作，唯用冷眼盯著她的手，葉田氏被她的眼光看得頭皮發麻，只好吶吶地收回爪子。

「我行端立正，並無不可告人之事，就算真有，藏得再深的祕密終有一朝會攤在陽光底下，與其躲躲藏藏不如大方公開。」

「姑娘說得輕省，倘若祕密揭開，害得姑娘無地自容呢？」

「就算如此也只能受著。」

瑀晞義正詞嚴、端正態度，是為著給葉田氏一個機會，倘若她願意易弦改轍，雖真相終會大白於天下，但自己定也會助她一臂之力，讓她免去責罰；倘若她冥頑不靈……人都該為自己的行為付出代價。

眉攏緊、額頭拉出三道橫紋，葉田氏不解，情況怎會和她預料的截然不同？舔舔乾涸嘴唇，她道：「姑娘難道不好奇？」

「不好奇，該我知道的早晚會知道。」

見她油鹽不進，葉田氏慌了。「姑娘是不相信我嗎？我保證，我一心為姑娘好，絕不會傷害姑娘。」

瞬間，她換上一臉情真意切，眼底泛出點點淚光，真誠得讓人難以接招。

但梁瑀晞不為所動。「與我談相信？妳之於我不過是個陌生人。」

葉田氏咬牙，一肚子脾氣想發卻又不能發，強忍火氣，眼珠子骨碌碌轉不停。她設想過各種狀況，獨獨沒料到梁瑀晞是這種態度，本以為勝券在握……就是有人不撞南牆不回頭，既然如此，她就湊湊氣了。

用力拽住梁瑀晞，葉田氏再度換上一副表情，她在梁瑀晞耳邊語帶恐嚇道：「難道姑娘不覺得我面善？」

「不覺得。」她冷冷看對方一眼，似笑非笑，恐嚇於她是無用功。

「妳看清楚，我們長得那麼像，但妳與靖王妃相像嗎？妳就沒懷疑過自己的身世，就沒想過妳是不是王妃的親生女兒？如果妳不肯到東風樓一敘，就別怪我不顧一切撕破臉，讓妳在王府……不！是讓妳在整個京城無立足之地！」她咬緊牙關，口氣兇惡。

梁瑀晞靜看那張與自己有幾分相似的臉龐，心底輕嘆，果然是一條道上走到黑的人，她原想手下留情的……也許有的人非要當頭棒喝，才能終結貪婪。

她道：「好吧，妳先去東風樓，我還有點事，待會兒過去。」

「我可以等妳……」沒說完的話，被梁瑀晞凌厲目光給砍了，葉田氏縮縮脖子道：

「行，我先到東風樓等候姑娘。」

葉田氏離開後，梁瑀晞又等過片刻，確定東家意願之後才走往對面。

站在東風樓門口，她聞不到香噴噴的烤鴨氣味，只閉了閉眼深吸口氣，告訴自己，

該走往下一步了。

是的，勇敢些，這一天……她已經等得夠久。

梁瑀晞前腳剛離開淘墨齋，梁璟朱後腳就從二樓走下來。

看著她的背影，眼底閃過一道光彩，這丫頭果然不簡單。

第一次發覺她與眾不同，是在剛開淘墨齋後不久，他將出版的第一本小說送給瑀晟。瑀晟還沒開始看，瑀晞就窩在他書房的軟榻上，直接把書給啃完了。

過沒幾天，他們竟發現小丫頭埋頭苦幹、振筆疾書，也模仿人家寫書。

他笑話她，「認真點兒，別畫虎不成反類犬。」

「畫虎不成？哼！那本書也能算『虎』嗎？稱犬還汙辱犬了呢。」

梁瑀晞當著他的面翻個大白眼，梁璟朱不以為忤，他已經習慣她的冷淡，她似乎總想著同他保持距離。

梁瑀晟看不下去，戳上她的額頭笑罵。「這麼看不起人？寫書的可是京城裡頗有幾分名氣的文人。」

梁璟朱猛點頭，那可是他花錢、花面子求來的稿子。

梁瑀晞聳聳肩道：「白瞎了他的名氣，故事不過閨閣，我來寫肯定能夠更好。」

當時他想，這丫頭哪來的自信？是王叔、王嬸和瑀晟、瑀昊的寵溺，把她一雙眼珠子給寵到頭頂上嗎？

不過他還是說：「瑀晟和淘墨齋東家有幾分交情，等妳寫完，可以求瑀晟牽線，說不定對方看在瑀晟面子上，能給妳個好價錢。」

她冷冷回道：「捷徑出現，人性中的歹逸惰性會讓捷徑變成唯一路徑，我想靠實力取勝不願意走捷徑，早晚我會讓淘墨齋的東家同我重金求稿。」

她辦到了——憑藉實力！

知曉淘墨齋東家是梁璟朱的只有寥寥數人，當初他沒想過這間鋪子能撐得下來，還越做越起色。

大梁文風鼎盛，文人學子滿街跑，便是女子，能夠讀書認字的也不少，因此京城裡開設不少書鋪，但鋪裡賣的多數是治世經典、四書五經……與舉業科考有關的書籍，或者女德、女誠、勸世說、道德寓言等等壓抑人性的規規條條書冊。

然而淘墨齋，不是。

他之所以開書鋪，是因為不喜歡讀死書，討厭背誦聖人言訓，受不了以道德為名，逼迫人們強抑本性的規矩。

他知道人人嚴守道德界線、樂意在規範前低頭，會使世間減少許多衝突，但即使明瞭，他還是不喜壓抑人性。

若不是貪婪地想追求更好的生活，仕子何苦忍受十年寒窗？求的不就是一舉首登龍虎榜，十年身到鳳凰池？若非天性懶惰，人們為何奴役馬牛，到處造車？難道身而為人，沒有可行千里的兩條腿？如不是自私，一世汲汲營營賺得的財富為何要留給後代子孫，而非分贈天下子民？

比起訓誡天下的道德書籍，他更喜歡充分反應人性的小說故事。

這個念頭讓他決定開淘墨齋，啥書都賣，就是不賣舉業書冊、道德範本。

當然同時間他還開了糧鋪、布莊、酒樓……以掩飾自己是淘墨齋東家的事實。

大皇兄、二皇兄之間的對峙越演越烈，他們都在乎在百姓間的聲名，而一篇好文章能夠帶動風氣、影響百姓對人事的看法，透過文章，他能夠操控的空間很寬大。他發誓要讓欺負他、害過他的人，被黑了還滿頭霧水，不知道得罪過誰。

當然，梁璟朱的做法並不受到認同，甚至被輕鄙不屑，畢竟堂堂的皇子跑去當低三下四的商賈，是誰都要輕哼兩聲。

他的行徑看在父皇、母妃、兄長眼裡，叫做反骨任性，大家都笑說他是皇室奇葩，但是當奇葩……很好啊，至少日子過得風平浪靜，黑箭射不到自己，比起幾位皇兄，他的生活簡直不能再更愜意。

他命人結識一群書生，說服他們寫故事賺取稿費，劉掌櫃知道他想賣這種書籍，曾經苦口婆心勸道：「這生意做不長久，沒人會浪費銀子在無用途的書冊上。」事實證明劉掌櫃錯了，世人雖接受規矩綑縛，但心底仍保持著一小塊反骨，因此他的書越賣越好，生意越做越起色。

短短一年，淘墨齋不動聲色地成為全京城營利最多的書鋪，並且悄悄地在各州開設三家分鋪，這已經夠讓他暗自得意的了，沒想到四個多月前，小妹梁瑀晞竟帶著《玉玦盟》走進淘墨齋。

那本書令他驚豔，打開第一頁他就歇不了手，從頭一路看到尾，看完又接連讀過兩三遍。他曉得那丫頭腦袋不平凡，卻沒料到她能寫出如此膾炙人口的故事。

他用兩倍價錢買下這份手稿，付梓上架後，不算其他地方，光是京城一個月之內便賣掉七百多本。一時間洛陽紙貴，印過一批又一批，一本都賣到五兩銀子了還有人在排隊。

時隔兩個月，她再度送來《尋屍記》，他大方慷慨，一口氣給出五百兩稿費。

倒不是因為良心發現，自己有肉吃多少得給妹妹送碗湯，而是擔心小丫頭寫書只是一時興起，開了頭之後懶得再繼續，這才用令人驚豔的價錢買下令人驚豔的手稿，希望這份驚豔能多釣出她幾本稿子。

靖王府的姑娘自然不缺錢花，但梁瑀昊缺呀，前幾年他拜薛神醫為師，到處尋藥材製藥，珍稀藥材昂貴，王叔本就不支持兒子學醫，他更盼望梁瑀昊「回頭是岸」走入仕途，哪裡肯給金援？

但梁瑀晞全力支持二哥，她說：「人寧可為夢想灼傷了自己，也不要一輩子平庸地喘息。」

為此，她的月銀幾乎全貢獻給梁瑀昊了。

梁璟朱很清楚《玉玦盟》的二十兩銀子換到一株年分不高的野山藥，而《尋屍記》換的可就多了，那陣子每每見著瑀昊，他都樂呵呵地笑個不停，像個傻子似的。為了瑀昊，瑀晞丫頭擼禿筆頭，也心甘情願被他的「令人驚豔」綁架。

捧著熱呼呼的稿子，梁璟朱堆滿笑意，這丫頭的腦袋……無價呀，她居然能想到與他談分成？

「東家，書稿……」劉掌櫃向他伸手。

梁璟朱截下他的話。「我先帶回去，過兩天再給你。」

他得找瑪晟研究研究這書裡的「組織賣淫罪」，要是真能藉此搞出點事兒，大皇兄那個生財寶樓可就沒戲唱了，他不是愛斷人財路嗎？也讓他嚐嚐這滋味。

東家的回答讓劉掌櫃些許失落，他想要書冊盡快付梓，盡快把它變成現銀，想到門庭若市的場面，想到年底分紅……明年，他能換間大宅院了吧？

梁璟朱都不知道自己可以這麼熱血，竟然縱馬一口氣奔到大理寺，而梁瑪晟恰恰從裡頭出來，他二話不說拎了人就跑。

「跑這麼急做什麼？」梁瑪晟好笑地看著好潔的族弟沾上一身風塵。

梁璟朱是四皇子，在他前頭有三個皇兄，大家年紀差不多，小時候靖王府三兄妹經常進宮，梁瑪晟、梁瑪昊兩兄弟同哪個皇子都不親，獨獨親近梁璟朱，人與人之間大概真有緣分這回事兒。

後來靖王府請回趙先生教導，沒想梁璟朱也跟上，皇帝看著幾個小孩相處的鬧騰模樣，就任由梁璟朱去了。

「想找你研究一下組織賣淫罪。」

「誰給你的想法？」

當今朝廷雖明令官員不得嫖妓，卻沒禁止青樓設立，因此官員們下朝換身衣服，照常到青樓鬆散鬆散，這是人人都心知肚明的事兒，若無大事發生，人人都睜一眼、閉一眼混過去，倘若有事，自會有一票倒楣鬼被掃到，之後安靜幾個月大半年的，接著想玩的還是繼續玩，男人嘛，哪個不貪鮮？

「多年來光罰嫖客根本解決不了問題，那些老鴇們可精了，姑娘越挑越美、才藝越學越精，她們把女子包裝得美不勝收，哪個男人不動心？害得多少良家婦女被搶被拐，多少罪臣家眷，上頭罪還沒判定呢，老鴇已經到監獄裡挑姑娘。」

「上次平安侯的家眷不就如此，十幾個少女連袂在獄中掛脖子，後來冤情平反，返回家中時，家裡的年輕女子全沒了，多慘啊！若是這條律法成立，能拯救多少姑娘家。」

梁瑪晟道：「套句唏噓的話，想像很豐滿、現實很骨感。青樓這種東西存在千百年，很難被消滅。」

「我沒要消滅它們，我只是要它們從良。」

「從良？」從良的青樓還叫青樓？

「沒錯，到我府裡去吧，咱們好好聊聊。」

「我和瑪昊約好要上珍饌軒用飯。」

梁瑪昊太窮，知道今兒個當哥哥的發月銀，老早就約好一起上酒樓。

「到珍饌軒聊也行。」他痞笑著，心中早已打定主意要斷大皇兄財路，如果能夠順手接收的話……更好。

對！他心胸狹隘、睚眥必報，誰同他結仇，就甭想全身而退。

望向梁璟朱，梁瑀昊抿唇失笑，璟朱比自己更聰明、更能幹，也更適合進大理寺，只不過身分太敏感，但凡有些許出色表現，就會麻煩上身。

因此他從不參與朝政，打死不在皇上跟前露臉，父親常嘆，可惜這孩子了。

大皇子剛愎自用且風流成性，二皇子斯文儒雅、仁名在外，三皇子平庸、性格懦弱，當今皇后膝下唯有一女，大皇子與三皇子皆是凌貴妃所出，二皇子的生母只是個嬪，相比前三個，梁璟朱的條件簡直不能再好了。

梁璟朱的母親是性格和順婉柔的德妃，外祖父是鎮國將軍，幾個表兄弟年紀輕輕都上了戰場，如今都是各駐一地的大將軍。

而他早慧，十二歲化名梁玉景參加科考，從秀才一路過關斬將，皇上在殿試中看見自家兒子時，驚得連話都不能講，只事後頻頻指著梁璟朱罵道：「不合規矩、不像話。」

但眼底眉心的驕傲，有心人都看得明明白白。

有人說梁璟朱傻，母妃位高、外祖家在朝堂上勢力堅強，若能好好利用，東宮位置非他莫屬。每次聽到這話，他都嗤之以鼻，道：「爾之蜜糖、吾之砒礪，蒼鷹豈能在籠裡終老？」

把皇宮當成鳥籠，也只有他這麼想。

但這番表白，再加上行商重利，確實讓有心人的注意力從他身上轉移。

兩人一路前行，經過首飾鋪子時，梁瑀晟主動走入，梁璟朱也跟著進去，只是心底暗自琢磨——這傢伙開竅啦，竟曉得給女人買首飾？王嬸知道肯定很高興，不曉得是買給誰的？

他們一進鋪子，原在裡頭挑選首飾的大姑娘、小婦人目光紛紛集中過來。

不怪她們，這皇家公子還能長得不好？就算長得不好，穿得好也襯出幾分好來。不過兩人是貨真價實的好，梁瑀晟斯文儒雅、風度翩翩，渾身透著書卷氣，一舉一動皆令女子著迷。至於梁璟朱就更別說了，他的長相太有侵略性，桃花眼、飛劍眉，朱面丹唇，長得比女人更冶豔，而一襲月色長袍更顯得他雍容貴氣。

「問四皇子安、世子爺安。首飾已經打好，您看看。」掌櫃拿出木盒。

梁瑀晟打開，盒裡裝著一個鐲子，鐲身是用數條拉得極細的金絲和銀絲交纏而成，在接縫處打了個同心結，款式簡單卻耀眼，看得人目不轉睛。

梁璟朱是個商人，對商品價值目光精準，這鐲子用料不多，貴的是做工和畫稿，能把金銀拉得這麼細已是困難，還能打上同心結……不簡單。

「很好，多少錢？」

「這點想同世子爺打個商量，能不能把圖稿給小店，這鐲子就當贈與世子爺了。」

梁瑀晟笑道：「圖稿是家妹所畫，女子手稿不能外傳，工匠做得好，工錢我可以再翻一倍，但前提是，不能讓我發現有任何人戴上相同的手鐲。」

他沒有說「否則」，但掌櫃是聰明人，欺負誰也不敢欺負到靖王府頭上去。

於是梁瑀晟又精挑細選，擇定一根玉簪之後，收下鐲子付過錢，走出首飾鋪子。其間，梁璟朱幾度想對他說，那根玉簪不適合晞晞，但是見他眉開眼笑、樂呵呵的模樣，便也不說了。

只笑道：「你太寵妹妹啦。」

妹妹本來就是用來寵的呀！梁瑀晟抿唇反駁道：「你也沒少寵過。」

「我哪有？」梁璟朱直覺反駁。

「她架子上那堆書，都是你給找來的。」梁瑀晟斜眼瞄他，口是心非的傢伙。

「什麼我找的？明明是書太多放著佔地方，本想丟掉，乾脆給瑀昊，讓他在丫頭跟前討個好。」

因為想丟？不是因為知道晞晞愛看雜書？梁瑀晟似笑非笑地望著他。

他被看得尷尬了，說道：「你們對那丫頭這麼好，早晚要傷心。」

「為什麼？」

一頓，梁璟朱停過兩息之後，硬把話給圓回來。「女孩子長大得嫁人，嫁出門的姑娘、潑出去的水，到時候人家心眼裡只有自己的小家，哪還有哥哥？」

「我們同爹娘談過，不會有這種事發生。」

「難道你們打算留她一輩子？」

「我們會在王府一隅闢個小院，從旁的方向開個大門，中間築道牆，牆邊留小門，然後幫她找個寒門仕子，成親後讓小夫妻入住小院。」

「你們要給晞晞找個倒插門女婿，一輩子護在身邊？」

梁瑀晟莞爾，雖不中亦不遠矣。

「那丫頭主意大得很，你確定她會聽你的？」

「旁人的話她或許會再斟琢，但我的話，她肯定會聽。」梁瑀晟篤定。

梁璟朱無奈，瑀昊是真的不知道啊，那丫頭沒他想的那樣柔順。

「哪有兄妹像你們這樣的。」他悶聲嘆道，也不明白人家兄妹間的相處怎就礙著他的眼。

「我們這樣不對嗎？」兄疼妹、護妹、愛妹，不是天經地義的嗎？

「當然不對！即便是兄妹，也要謹守七歲不同席的規矩，可你們現在這樣又抱又摟的，她動不動就往你膝上坐去，好嗎？」幼時就算了，晞晞現在又不是三歲小娃兒，成天賴在哥哥身上，像話嗎？

梁瑀晟訝異地斜了眼，說這話的是……那個離經叛道的梁璟朱？

「晞晞是我把屎把尿一手帶大的，我們的情分不同於旁人。」

「你是把她當妹妹還是當女兒看？」

「都是。」那年娘親返京，抱回一個醜醜的小丫頭，他卻一眼就喜歡上了，從此將她劃在羽翼下守護。

三歲那年，她堅持在寒風中等自己下學，卻染上風寒差點兒死去，從那之後他就把她當成眼珠子，捧著哄著疼著，誰都不允許欺她一分。

「你……早晚要後悔。」梁璟朱說得語重心長。

梁瑀晟來不及反駁，就看見梁瑀昊在珍饌軒門口對他們揮手，兩人走近，梁瑀昊兩眼含笑，直盯著梁璟朱看。

「看啥？」

「今天沒帶禮物嗎？」

「啥禮物？」

「給晞晞的呀。」梁瑀昊已經習慣每次見面，就從梁璟朱身上掏點東西，誰讓三兄弟當中數他最富餘。

梁璟朱無奈翻白眼，兩兄弟沒救了，滿腦子只想著妹妹，以後、以後……再次長嘆，希望到時他們不會太難受。

握緊拳頭，梁瑀晞滿臉慘澹，在坐上回王府的馬車時，腦袋昏沉得厲害。

她可以淡然處之的，反正心中早有準備，只還是傷心了，畢竟她面對的是親情，是最在乎、最看重的人，再豁達的人在分離面前，都豁達不起。

在無數次的吸吐間，她下了馬車。

「姑娘回來了。」門房李伯看見梁瑀晞，連忙揚起笑臉，飛快迎上前。

姑娘雖是千金小姐，但性情好，與人為善，奴僕下人都喜歡她。

李伯一見到她便滔滔不絕。「阿新讓老奴定要好好感激姑娘，要不是姑娘作主請回胡大夫，我那媳婦現在肯定不好了。」

她已然心力交瘁，只能輕聲道：「沒事的。」

垂首，轉身往門裡走。

梁瑀晞的反應讓李伯十分錯愕，若是以往姑娘肯定會問個清楚，說不得還要叮囑幾句——「記住，若有需要，不管什麼時候，都要立刻告訴我。」

可是今天……總是笑得滿臉甜的姑娘怎麼了？怎地眼睛紅紅的，哭了嗎？

不得了，從小到大姑娘哭的次數屈指可數，是誰給姑娘委屈受？靖王府裡就這麼個姑娘，連皇上、皇后都寵著的，誰的膽子那麼肥，敢欺到姑娘頭上？

「姑娘，軟轎馬上過來。」李伯擋在梁瑀晞面前，再多瞧個幾眼。

「不必，我想走走。」梁瑀晞無力回道。

靖王府佔地廣大，府裡備足軟轎，女眷下車自有轎子迎上，但梁瑀晞心亂，她需要走路，需要一步步踩著實地，慢慢地把情緒平復才能付諸行動。

李伯越看越不對勁，心急了，忙推推身旁小廝，在他耳邊囑咐。「你跑快些去稟報王妃，就說姑娘情況不對，怕是被人給欺負啦。」

「是。」小廝應聲往裡跑。

李伯再次看著梁瑀晞垂頭喪氣的背影，在原地來回走過幾趟後，又招來一名小廝。「你去大理寺尋大少爺，如果不在，就到四皇子府裡找找，找到大少爺就說：姑娘哭了，請大少爺快些回來。」

兩邊吩咐了人，李伯這才鬆口氣，然眉心死結未解，心中暗忖，到底是哪個不長眼的？

梁瑀晞走過池塘邊，風吹過池面、皺了一池春水，這裡是她愛上垂釣後，爹爹特意命人挖的。

走過梅林，綠梅掛滿枝子，再不久就能做脆梅，是因為她迷上這一味，娘才尋人種滿一牆院梅樹。

大樹下的鞦韆被風吹得微微擺動，那是大哥、二哥親手為她架設，整座王府處處寫滿她備受寵愛的痕跡。

它們……已不再屬於她，雖然早有心理準備，真正面對還是不捨、還是心痛。

小廝比梁瑀晞更早一步進了壽安堂。

她到的時候，靖王妃身邊的丫頭素芳已經等在外頭，一見到梁瑀晞，立刻快步上前。「姑娘終於到啦，王妃和老夫人等得心急呢。」

娘和外祖母在等她？她們聽到什麼了嗎？不……是因為李伯吧。什麼都不知道，光聽上兩句就這樣擔心？

又是一個她備受寵愛的證據，說說，這樣的疼惜，讓她怎麼豁達得起？

走進花廳，迎上娘親和外祖母的關愛目光，她膝蓋一軟跪到地上，滿腔歉意。

梁瑀晞的舉止讓靖王妃和她母親閔老夫人錯愕，她最痛恨跪禮的，老說損人自尊，因此每回進宮都要磨磨蹭蹭，能免則免，怎地今兒個……

閔老夫人不依，忙讓丫頭把梁瑀晞扶起來。

梁瑀晞將丫頭推開，堅持對外祖母和母親再磕三個響頭，叩叩叩，一下磕得比一下響。

「快起來好生說說，有啥大事值當妳這樣？天塌下來有外祖母頂著呢。」閔老夫人急壞了，素日裡愛撒嬌耍賴的小丫頭，幾時這般過？

靖王妃道：「有話好好說，別嚇壞妳外祖母，要是把外祖母嚇病，看怎麼跟妳舅舅交代。」

閔老夫人本想著，小孩子家家能有什麼大事？但這丫頭性情大方，在外頭受到委屈，連丫頭嬢嬈都看不下去，她還會勸說——「把芝麻小事看得比西瓜大，那叫見識淺薄，妳們可別把妳家姑娘給看窄啦。」

不樂意被人看窄的晞丫頭，怎麼會……不行，得弄清楚，靖王府的姑娘可不是生來受委屈的。

梁瑀晞張嘴，卻遲遲無法啟齒，眼睛一眨，冒出兩行淚水。

這讓靖王妃感到危機了，自己帶大的孩子心裡豈沒幾分譜？女兒聰慧，性情活潑大方，懂事到令人心疼，若非碰到大事，絕不會如此失態。

閔老夫人見梁瑀晞不言，扯開嗓子直喊起來。「喜鵲、鶯兒呢？把人喚來，先打二十大板再說，怎麼服侍姑娘的，竟讓姑娘這麼難受。」

梁瑀晞忙道：「外祖母，不關她們的事。」

「關不關都有她們的事，當下人的就是要方方面面伺候周到，主子不好受，她們就有責任。妳今兒個出門，她們沒跟上對不？」

「是我不讓她們跟的，外祖母別罰她們。」

靖王妃嘆氣，都這般傷心了，還想著替丫頭求情？心這麼軟往後怎麼當家作主？

「行，妳先坐到外祖母身邊來，妳膝蓋不痛，外祖母心都疼了。」

靖王妃拉起女兒，憂心忡忡道：「娘怎麼教妳的，泰山崩於前、不改其色，妳把

娘的話全給忘了嗎？」

梁瑀晞苦笑，「娘，晞兒的泰山真的崩了。」

「胡說！有妳爹在，妳的泰山就崩不了，把話說清楚，到底怎麼了？」

梁瑀晞抬眉，盡力讓自己平靜，只是話出口那刻依舊哽咽，「外祖母、娘，我並非爹娘的女兒。」

靖王妃聞言，眉毛豎起，怒道：「是誰胡說八道亂嚼舌根？」

過去確實有人在背後批評梁瑀曦不像靖王、靖王妃，更不像王府兩位公子，也不知道是像了誰？更有那惡毒的傳言，說王妃是在戰場上被人……才生下梁瑀晞。靖王二話不說，大力清掃王府後院，把多嘴多舌的全發賣出去。

難道是落下幾個人渣子，把話給捅到女兒跟前？

「晞晞，妳可知道這話多嚴重？是不是有人說妳與爹娘長得不像？但妳的勇敢、自信多像娘，妳的聰慧、豁達沉穩與妳爹如出一轍呀。」

看著娘，梁瑀晞心疼更甚。

傻娘親呵，她之所以勇敢自信，是因為生在一個允許她勇敢自信的家庭，她的豁達沉穩是因為有很好的模仿對象，她的性子是爹娘合力養出來的呀。

牙齒咬重了，唇間烙下齒印同時，她嚥到腥鹹味兒，用力抱住母親，梁瑀晞無助道：「娘，我比誰都更希望這只是個惡意謠言。」

靖王妃斬釘截鐵道：「它就是個惡意謠言，妳知道外頭有多少人眼紅靖王府？定是有人惡意散播……」

她握住娘的手，阻止娘自欺欺人。「娘，我遇見葉田氏了。」

一句話，將靖王妃拉回當年。

那年北疆不平靜，皇帝派靖王帶兵前往，靖王妃不願與丈夫分離，她仗著一身武功，留下書信，命人將兒子們送到娘家，悄悄隨丈夫北上，打定主意與丈夫同生共死。直到征途中才被發現，丈夫無奈，只好把她留在身邊。

她運氣夠好，上過幾回戰場，次次立下軍功，贏來巾幘英雄稱號。

戰場上的順利讓她目空一切，認定自己是無所不能的女強人，在一場大捷之後，她和眾士兵舉杯歡慶，喝得酩酊大醉，勾引了丈夫，懷上女兒。

當時戰事接近尾聲，她不願離開丈夫，便藏著瞞著孕事，北疆氣候冷，厚襖子往身上一套，誰也看不出她的孕肚，就這樣子一路撐到八個多月，迎來戰事大捷，在等待京城派人和談時，她見了紅。

這下瞞不住了，丈夫擔心胎兒有損，靖王氣極敗壞，若非無法分身，肯定要親自把她拎回京城。最後等情況穩住了，靖王派了一支隊伍送她返京待產。

然到達魯州時，她的羊水破了，眾人傻眼，只能在魯州陵縣桃花村裡一戶人家借住，葉家心善，在他們傾力幫助之下，靖王妃和女兒度過此劫。

女兒剛出生那會兒，靖王妃身子虧得太厲害、沒有乳汁，便由剛產下女兒的葉田氏將女兒抱過去餵養。

「……葉家男主人名喚葉長生，有一身木工手藝，在城裡攢足錢之後，決定返回桃花村買兩畝地、蓋一間房，再娶個妻子熱炕頭，人生足矣。然而他沒想到自己

會遇到葉田氏，葉田氏出身風塵，在染病久治不癒、眼看著只剩下一口氣的情況下，老鵠以三兩銀子將她賣給葉長生，葉長生悉心照料，葉田氏漸漸恢復健康。「葉長生性格木訥，認為能讓妻兒住上房、吃飽飯，應該就會心滿意足。然葉田氏見識過真正的富貴，哪能心滿意足？她想要更上一層樓，可惜兒女雙雙出世、紅顏已老，眼看富貴離她越來越遠，心頭憋悶至極。這時娘的出現，恰恰提供了她攀登富貴的捷徑。

「葉田氏打懂事起學的就是察言觀色，她能言善道、溫柔小意，她說的每句話都能貼近娘的心，在得到娘的信任之後，她趁哺乳之時便將女嬰對調，她心底盤算十年、二十年過去，當親生女兒成為高高在上的貴人，身為親娘的她能撈到多少好處？調換女嬰，等同於在王府種下一棵搖錢樹，足以供她一世吃穿不盡。」

「怎會這樣？」靖王妃無法置信。

雙膝跪地，再次叩首，梁瑀晞道：「娘，我不是您女兒，您的女兒正在葉家受苦，求您去把她接回來吧。」

看著趴地上的女兒，靖王妃害怕了，如果瑀晞說的是真的，她的女兒何其無辜？是她的疏忽讓女兒淪落民間受盡苦楚。可……瑀晞怎能不是她的女兒？她們性格多麼相似，情感多麼親厚……

## 第二章 雙方各歸其位

堂上，閔老夫人、靖王、靖王妃都在，而梁瑀暉、梁瑀昊連同梁璟朱，在接到小廝報信之後，也迫不及待回到靖王府。

一眼，靖王妃便能確定葉喜妹是自己的女兒，她的眉眼唇鼻、她的身量……她根本就是年輕時的自己。

眼淚撲簌簌往下掉，錯了！她不該任性上戰場，不該懷孕還硬要留下，她的驕恣讓侵女兒整整受了十四年的苦！

握住葉喜妹粗糙的雙手，靖王妃心疼地將她抱進懷裡，一個忍不住，放聲哭泣。

「我的兒呀！」

葉喜妹渾渾噩噩地看著眾人，看著金璧輝煌的屋子，心狂跳不止。

當自己被軟軟香香的王妃抱進懷裡，嗡地一聲，腦袋裡炸雷響起，所以她是千金小姐？眼前的一切全是她的？

她無比羨慕那些穿著綾羅綢緞、戴著金玉珠鍊的名門閨秀，她常幻想若能讓她過上那種日子，就算只有一天死也瞑目，沒想她就是……

老天爺終於聽到她的祈求了，從今往後她再不必挨打受餓，她終於從那灘爛泥中拔出來，再不必日復一日作著相同的惡夢。

目光微閃，葉喜妹望向跪在地上的葉家三口，勾起的嘴角泛出冷笑。

在葉喜妹看著葉家人時，梁瑀晞也在觀察他們。

葉長生一臉憨厚，穿著粗布服、身材偏瘦，四十來歲，頭髮灰白，長年辛苦操勞，讓他看起來比一般人老。

葉方和葉長生幾乎是一個模子刻出來的，也是國字臉、細眉，單眼皮讓他看起來有幾分傻氣。

葉田氏曾是青樓名妓，五官就算稱不上美豔嬌麗，至少是清妍可人，如今雖已徐娘半老，眉宇眼間依稀可見當年風情。

突然間葉喜妹掩面放聲痛哭，痛徹心扉的哭聲，把靖王妃的心哭成一團泥。

梁瑀晟、梁瑀昊皺眉，這哭聲未免太……豪邁？

梁璟朱低下頭，手圈在嘴邊，他很清楚的，這個新妹妹不是普通人，有她在，王府後院安靜不來。視線落在梁瑀晞身上，他忖度著她會怎樣接招？雙姝爭鬥……他起了壞心腸、滿懷期待。

梁瑀晟走到梁瑀晞身邊，輕輕握住她的手，只一個淺淺笑意，已然安慰她的心。這就是她的大哥，溫柔善解人意，對她無比溺愛。

「我沒事。」她輕輕笑開。

「誰說沒事。」梁瑀昊走到旁邊，攥緊她另一隻手。

過去他犯錯受罰，妹妹啥話不說，光站到身旁握住他的手，一臉的有福同享、有難同當，爹爹有再大怒氣也下不了狠手。

「哥不會讓妳有事。」再大的事，梁瑀晟會一力承擔。

看著兄妹情深的三個人，梁璟朱直覺將目光投向葉喜妹，果然，人家兩顆眼珠子著火啦，劇情精彩可期。

靖王也望過去，他很清楚在整個事情當中，晞晞是最痛苦、最矛盾的那個，但她沒哭，反而站得比任何時候都筆直，她倔強地抬高下巴，彷彿就算丟失身分，她依然有資本驕傲。

靖王妃顧不上梁瑀晞，一心忙著哄慰葉喜妹，不停問她怎麼回事。

怎麼回事？委屈啊，她才是王府千金，而那個是奪走自己十四年幸福的冒牌貨，為什麼親爹用溫柔眼光看她，親哥哥要牽著她、安慰她？那都該是她的呀！

「別哭，以後有爹娘，再不會讓妳受苦。」

但靖王妃的話不但沒哄停葉喜妹，她反而哭得越大聲了，連婢女都忍不住皺眉，悄悄撇過臉。

又不是哭喪，好端端哭成這模樣，喪家都沒這麼離譜。

葉喜妹摀著臉，激動地把頭搖成波浪鼓，放聲喊，「你們在說什麼，為什麼我都聽不懂？」

看到這景象，烏鵲成群結隊從三兄妹頭頂飛過，一不小心還掉了點肥料……

嘆！梁璟朱忍不住失笑，但他識相地用力憋住，落井下石絕對不是種良好行為，但葉喜妹太浮誇了啊，這演技……玉春堂的戲子拍馬都追不上。

梁瑀晟不認同地撞梁璟朱一下，葉喜妹可是自己的親妹妹，能這樣嘲笑？

梁瑀昊半句刻薄話都沒說，只是揉揉鼻子，這個親妹妹真不討喜。

「好孩子別哭，全是娘的錯，才讓惡人有機可趁，妳是娘的親生女兒啊！」靖王妃被哭得頭暈腦漲，緊抱住葉喜妹，不知所措。

「我不是葉家的童養媳嗎？」葉喜妹雙手在胸前不停揮動，演得相當喜感。

「什麼童養媳？」

她指著葉田氏道：「她說我是葉家的童養媳，等我來了癸水就得跟哥哥圓房，給

葉家生兒子。」

呃……癸水這詞當眾出口好嗎？在場男性刷地臉色突變。

心底再有不喜，那也是他的親女兒，靖王氣惱不已，拳頭往桌面重重一捶，茶盞跳了起來，再落下時歪倒，茶水潑滿桌面。

「童、養、媳？」靖王額冒青筋，咬牙一個字一個字問。

真真是好盤算，把女兒送進王府，再把王府貴女嫁給自家兒子，倘若兩人當真生下孩子，葉家可就穩穩地攀上王府這艘大船。

葉田氏背脊一涼、嚇得頻頻磕頭。「不敢，沒有的事，喜妹年紀小不懂事，胡亂說的，王爺萬萬別聽進心裡。」

葉田氏那副窩囊相令葉喜妹稍稍解氣，過去只有她窩囊的分，沒想到情勢翻轉，輪到她來給自己磕頭了。

十四年啊……她看著自己粗糙的掌心，再看向梁瑀晞那張養得無比精緻的瓜子臉，膚白如雪、眸如點漆、長睫彎彎……那才是她應該有的模樣。

她偷走自己的幸福，憑什麼能不同葉家人一起跪地求饒？

「我沒胡說，葉方哥說等我變成他的媳婦兒，要天天折騰我，讓我給他生一堆娃兒……」

這話讓閔老夫人身子一晃，頭暈得厲害，這是什麼教養啊，能說不能說的話一股腦兒往外倒，府裡的粗使丫頭都不至於啊！

得尋個教養嬤嬤回來，要不靖王府的臉往哪裡擺？她憂心忡忡地看著女兒，恨不得一脚將葉田氏踹死。

沒想葉喜妹非要把滿腹委屈給吐盡。「……我才不想嫁給葉方哥，我想嫁給許睿，他長得好又考上舉人，我更想當舉人娘子呀，葉方哥見我對許睿笑，就抓我的頭去撞門，還拿繩子抽我，你們看這裡、這裡……」

她彎下腰，拉開衣袖褲管，上頭有著一道道扭曲的抽痕。

廳裡還有男人！閔老夫人想提醒剛認回的孫女，但靖王妃看見傷痕，心痛得淚水流直，什麼話都說不出口。

靖王見狀，不自然地咳兩聲道：「王妃，妳帶喜妹下去打理打理。」

靖王妃知道女兒舉止不合宜，然身為母親、她更多的是罪惡感，若不是她的疏忽，女兒斷然不會長成如今這副模樣。

「好。」應下話，靖王妃急急帶著葉喜妹下去。

兩人離開後，大廳安靜下來。

被綁成大粽子的葉田氏咬牙切齒，她怒極恨極，眼珠子無數次刨向梁瑀晞。

這個賤人！話說得好好，她一轉身就出賣起親人，也不想想是誰生下她的，不懂得知恩圖報還恩將仇報。

「晞晞，妳也回院子。」靖王道。

她明白，爹要處置葉家人了。

猶豫片刻後，梁瑀晞跪到葉田氏身旁，目光與靖王在空中交會。

「妳想為他們求情？」靖王聲音冷峻。

梁瑀昊見狀，上前一把將人給拎起。「沒你的是事，不要摻和。」

「二哥，他們終究是我的親人。」梁瑀晞推開他。

梁璟朱臉帶興味，瑀晞的反應出乎他的意料，她不傻，豈會不知王叔讓她離開，就是打算讓她繼續留在王府？前世，她可是半句求情的話都沒說呀。

「你要是我饒過他們？」靖王寒聲問。

這讓葉田氏眼底興起一抹希望，終究是從自己肚子裡爬出來的呀！

不料，梁瑀晞回答。「不能輕饒，他們犯了罪，有罪就得罰。」

這話狠狠搗掉葉田氏的僥倖，也讓梁璟朱眉心再度往上挑，這丫頭想幹什麼呢？兩方得罪，兩方不討好，她想把自己逼入絕境？

梁瑀昊見狀，一語不發、拉起衣襬往妹妹身邊一跪，擺明態度，不管妹妹說錯什麼，要責罰就連同他一起；梁瑀昊想也不想也跟著跪，三道筆直身影，看得靖王眼眶微熱。

靖王看著兄妹三人，心中無比安慰，這就是王府的骨氣、王府的手足情誼。

他常感嘆皇兄雖是九五之尊，握有天下至高的權力，擁有三宮六院，可是他的孩子們不齊心，從小爭鬥互謀，不像他的兒女同心齊力、互敬互愛。

靖王板起臉孔問：「你來說說，他們犯了什麼罪？」

「葉田氏以欺騙手段，不正當擄走他人孩童，犯了詐欺及擄人罪。葉方企圖逼迫葉喜妹嫁給自己，不從則施以暴力，犯下妨害自由、恐嚇及傷害罪。而葉長生明知葉田氏犯罪，不但不舉發還幫忙隱匿，犯了包庇罪、共犯罪。」

梁瑀晞的回答讓葉家三口頓時被抽了魂，嚇癱在地上，這麼多條罪名，加在一起會不會死啊？葉方禁不起嚇，尿了滿地。

然靖王反倒鬆口氣，這就是他手把手教出來的好女兒，講理、正義、公平。「他們犯的罪，該怎麼判？」

「要看爹打算怎麼做，若是送至官府，自有官府定罪，但壞處是葉喜妹的事將會被外人宣揚得沸沸揚揚；若爹想要私了，能用的方法只有拘禁、打板子、罰銀……等等。」

葉家這麼窮，罰錢是不用想了；囚禁要浪費人力，且人多口雜，萬一事情歪傳，那是搬石頭砸腳，再則大梁嚴禁私禁罪犯，眼下靖王府風光正盛，不曉得礙了多少人的眼，便是有皇上情義相挺，但日後改朝換代，會不會成為旁人口裡的一道罪證？

靖王點頭，女兒終究懂他。事情鬧大，陳年往事難免會被拿出來議論，說不得有人要把女兒被換怪到王妃隨夫出征上頭，戰事過去多年，還常有老學究拿王妃的婦德來說事，若換嬰一事又被拉出來炒作……

「你說，該打多少板子才夠？」

「他們所犯，每條都是重罪，不能打輕了，否則為求富貴人人效之，有許多家庭將面臨悲劇。」

靖王因女兒不護短而心生愉快，於是下令，一人杖責三十。

門外的葉家人被堵上嘴巴，棍棒聲一下下打在肉上，紮紮實實。

三十杖是會打死人的，但靖王看在梁瑀晞的分上，還是下令留他們一口氣。

梁瑀晞沒起身繼續跪著，梁瑀昊、梁瑀晟便也跟跪著，他們熟悉自家妹妹，明白她還有後話。

梁璟朱視線鎖在梁瑀晞身上，接下來呢？她想求王叔原諒，以便留在王府？不對，如果是，她剛才就能回院子……偽妹妹的所行所為很難猜測啊。

前世他沒參與這段，只曉得她並未替親人求饒，而今她到底想做什麼？

「晞晞起來，沒事了。」靖王彎腰想把她扶起。

她搖頭，推開靖王的手。「各歸其位，爹娘的女兒回來了，我想回葉家。」

她的話在眾人耳裡炸開，梁璟朱雙眉猛地一挑，她瘋了嗎？這麼做對她有什麼好處？

「葉家都是些什麼人，妳沒看清楚？什麼各歸其位，胡扯！」梁瑀晟發難。

靖王也怒了。「妳要置爹娘於不顧？我們對妳的疼愛全是假的，比不上妳對親生父母的在乎？」

「不是的，爹娘恩惠晞晞永銘在心，一刻不敢或忘，但凡有機會，定會傾力相報。只是，我必須離開王府。」梁瑀晞堅持。

「哪來的必須？是王府給不起一口飯，還是容不下兩個姑娘？」梁瑀昊不依了，像拎小雞似的一把將妹妹給拎起來。

梁璟朱看著態度堅決的梁瑀晞，她……是個變數啊，是他重生之後唯一的變數。重生後的他比前世更敏銳，更善於洞察人心，他能夠輕易發現微小細節，推論對方所思。而瑀晞表現得與前世截然不同，他觀察過、測試過，也試著解釋過，很可惜至今仍然找不到合理說詞。

梁璟朱曾經考慮，要不要把她壓回原狀，讓情況更利於掌控，只是她的不同太可愛、太讓人驚喜，於是他反覆告訴自己，她是個小角色，影響不了大局。

然，一天天長大，她身上發生許多意外，每個意外都讓他猶豫再猶豫，越發憂心她會不會成為他的失控。

比方她意外找到產量很高的樹薯，閒閒沒事往自己院子裡種，瑀昊嘲笑她想當農婦，瑀晟卻說她突如其來的興趣讓人想不透。

但梁璟朱很清楚，隔年江南將會出現水澇，屆時無數百姓死於饑荒，而樹薯是在水澇之後，一名出身農家的七品官吏呈到御桌前的，之後父皇命官府大力推廣，進而解除糧荒。

她還意外結識趙承元，他精於算學，對於稅制改革很有想法，瑀晞透過王叔，將他推薦給父皇，於是大梁的鹽稅改制整整提早三年，造就國庫豐盈，龍心大悅。她領幾個丫頭玩，意外玩出羊毛竟能紡出毛線，織成衣衫之後極其保暖。

他沒忘記，當年冬季北方將會迎來大雪，前世凍死近萬名的兵將，然此生瑀晞玩出來的毛衣，一車車往北方送，兵將凍死不足百員。

一次次意外，一次次功勞，王叔和瑀晟能成為朝堂炙手可熱的臣官，她是幕後推

手。

見靖王和哥哥們惱火，梁瑀晞忙道：「你們聽我說。」

「若妳還認爹，就啥都別說。」靖王態度不容置疑。

「對，妳要敢踏出王府，二哥也不認妳了。」梁瑀昊斬釘截鐵。

梁瑀晟雖沉默，卻也別開頭。都知道瑀晞主意正，但凡想做的就會一路做到底，可偏偏這事兒就不能由著她任性。

全同她擰上了？梁瑀晞無奈地走到閔老夫人面前，可閔老夫人也調開視線，擺明態度一致。

沒法子了，環顧一圈，只剩下梁璟朱視線定在自己身上，雖然她努力不與他建立關係，但眼下……迫於無奈，她只能走到他面前。「哥，我必須離開。」

「為什麼必須？」梁璟朱痞痞地拉開笑臉。

你看，這人是不是沒肝少肺？在這麼傷懷的氣氛中，他還能笑得這麼開懷，分明就是沒有同理心。皇家教養就是比不上靖王府，想那群閨牆兄弟、那群以利謀私的皇家子孫，噁心透了。她在心裡拚命給梁璟朱刷惡感。

偷瞄爹爹、外祖母和哥哥們，發現他們豎著耳朵，梁瑀晞揚聲道：「喜妹的情況你們都看見了，不論我是否無辜，葉田氏都是我的生母，她造就喜妹從小到大的痛苦，試問她要用什麼態度面對我？就算沒有睚眥必報，但肯定對我深惡痛絕。

「而我呢？我會不會認為自己生活得好好，為什麼從天而降、出現一個外來者？會不會認為她搶走爹娘和哥哥們對我的寵愛？家和萬事興，有對相看兩相厭的姊妹，王府後院會掀起多少風波？」

「再者，因為葉田氏，喜妹失去受教育的機會，我卻是爹娘手把手、一點一點教養出來的。同是王府姑娘，不管是府中下人或外人，是否會拿我們比較？那些隨時準備對王府見縫插針的人，是否會貶她揚我，令矛盾加劇？」

「喜妹剛回王府既要適應學習，又要面對比較目光，對她公平嗎？倘若我們起了爭執、結下仇怨，爹娘、外祖母和哥哥們要站在誰那邊？最後，我是葉田氏懷胎十月生下的，我一生不願負欠，我想報答爹娘養恩，也想還報生恩呀。」

「妳就不擔心近朱者赤，葉家把妳變成第二個喜妹？」梁瑀晟忍不住了，握住她的肩膀怒問。

「在墮落的環境就一定要墮落嗎？不對，那樣的話太沒出息。大哥知道我的，我不是會隨波逐流的人，何況我只是重新開始，並非從零開始，喜妹可憐，沒人為她啟蒙，而我有福氣，有爹娘的教導，情況截然不同。」

「妳打出生就有人伺候，不懂貧窮會讓人墮落成什麼模樣，相信二哥，那種日子妳一天都過不下去。」梁瑀昊也聽不下去，扳過她的身子，試著說服。

「二哥，何謂貧窮？貧是指眼下沒錢，而窮是盡頭。我知道一開始會面臨貧困，但不相信自己會一輩子窮困，我有爹娘教會的本領，我相信自己可以把日子過得截然不同。」

梁璟朱微哂，這些話在王叔和瑀晟、瑀昊耳裡，肯定認為她在畫大餅，但他很清楚，瑀晞並未誇口。

「我就沒見過有好日子不過，非要去過壞日子的。」靖王見她說不通，氣得往她頭上彈一栗爆。

「我知道爹心疼我，但我已經佔走喜妹太多東西，過去的我還不起，至少未來我不能不再侵佔。」她撒嬌地拉拉靖王衣袖。

靖王恨恨甩袖。

「爹，給我時間證明自己好不？如果我沒辦法在葉家活下去，您隨時把我帶走，葉家絕不敢有二話。」

靖王還是不理她，梁瑀晞無法，只能跪求到閔老夫人跟前。「外祖母，您幫我說說話吧，您很清楚女人之間的彎彎繞繞有多可怕，我不想加入戰爭，不想把自己變成面目猙獰的女人，留下來，對我、對喜妹都不公平。」

閔老夫人嘆息，她不想同意卻不得不同意，這孩子腦袋清楚啊，她說的每句話都真實得令人心疼，不只喜妹，將來女兒都不知道該怎麼面對晞晞吧。

用盡心力疼愛毒婦之女，卻讓親生女兒長成一副粗鄙模樣，這讓當娘的心裡怎麼平衡？何況晞晞說得對，天底下最殘酷的懲罰不是責備而是比較，女人之間感情再好，都會因為比較而煙消雲散，何況本就有怨隙的兩個孩子。

閔老夫人心疼地摸摸梁瑀晞的頭，這孩子太過聰慧而敏銳。

「好孩子，妳去吧，但牢牢記住，老婆子永遠是妳的外祖母，閔府是妳隨時可以求助的地方。」

瑀晞鬆口氣，撲進閔老夫人懷裡，道：「謝謝外祖母。」

「岳母！」靖王抗議。

「外祖母！」梁瑀昊、梁瑀晟異口同聲。

閔老夫人嘆道：「晞晞句句在理，你們該把心思放在喜妹身上，那才是你們的親女兒、親妹妹。」

靖王氣恨不已，他氣女兒不長心眼，若是個傻子，傻到不懂逐利便罷，但他一手養大的女兒何等聰明，聰明人做傻事才更教人光火。

梁瑀晞朝自己院子走去，從小長大的地方，處處都烙著她的痕跡——

「哥，看我！」年幼的梁瑀晞爬在樹上，手裡握著剛摘下的梨子。

梁瑀晟遠遠看見趕緊跑上前，果然下一刻，梁晞晞沒站穩從樹上摔下，在丫頭的驚呼聲中，他箭步上前，把人穩穩接住。

「妳看妳！要是摔壞腦子，以後看誰要妳？」

梁瑀晞笑得看不見眼睛，手裡緊攥著梨子往大哥嘴邊塞去，自信滿滿道：「大哥要呀。」

大哥要啊！是真的，她滿滿自信，認定大哥會要她，一輩子。

梨樹在六歲那年種下，是她要給大哥的生辰禮，因為大哥愛吃梨，她雄心壯志的發願，「我要哥哥天天都有吃不完的梨。」

梁瑀晟感動地抱起她，額頭與她相碰，說：「傻妹妹，梨子有季節的，哪能天天

有。」

她不信邪，成天拉著丫頭在小廚房裡琢磨，最終做出糖水梨罐頭、梨酒，還把梨子切片蜜糖烘乾，做成梨餅，讓哥哥一年四季都能品到梨香。

旁人做不了的事，她非得做、堅持做，她相信有志者事竟成，她是窮和尚，深信憑藉毅力，自己能夠走到富和尚到達不了的地方。

對，她就是這麼固執，想要憑藉一己之力扭轉局面。

「在這裡。」

回頭，她發現不知什麼時候，梁璟朱跟上來。

「什麼？」梁瑀晞反問。

「妳在這裡告訴我，淚水只對在乎的人有用，對於不在乎的人，我的痛苦哀傷就是一場戲，妳說聰明人會懂得平靜的與痛苦哀愁和平相處。」

那次他和瑀昊玩過頭，掉進池塘，清醒時發現自己重生了，他回到十歲，突地前世的不甘願、憤怒、痛苦……所有情緒爆發，他跑到這棵梨樹下掩面大哭。

嘆噓，梁瑀晞笑開。

「妳笑什麼？」梁璟朱一頭霧水，當時這話讓他對她充滿敬佩，一個小小丫頭，竟能說出這麼有道理的話。

「當時我只是擔心你的哭聲引來爹爹，擔心二哥被爹爹責罰，只好鼓吹你平靜。」

「妳講這番道理，只是為了讓我把眼淚憋回去？」梁璟朱額頭浮現幾道粗黑線，虧他還把這話一再琢磨，並且記下來反覆咀嚼。

「對啊，她是心疼二哥。」

兩兄弟隨後走來，梁瑀昊伸手擾亂她一頭長髮，想到她將搬去葉家……就不知道他這二哥也會心疼她嗎？

梁璟朱懵了，「那妳對我說：『雖然工作不是生活的全部，卻是生命的意義支柱，假使我不去，那麼我放棄的不是一份皇差，而是一番經歷、一段生命意義。』是為了……」

「對，她想說服你陪我南下辦差。」梁瑀晟道。

妹妹全心為他這哥哥著想，只要能達到目的，什麼鬼話都能說得出口。

天，他讓她要了。「為什麼非要我去？」

梁瑀昊同情地拍拍梁璟朱。「你有錢有人，有你跟著，一路上大哥都會得到最好的安排。」

「妳算計我的錢？」梁璟朱不滿。

梁瑀晟實話實說，「她還算計你的人，你腦子靈活，行事不按牌理出牌，而我太正直，碰上地方官肯定要吃虧，有你在，我能夠省不少心。」

事後證明梁瑀晞沒估計錯，那趟皇差因為梁璟朱而事半功倍，好到讓原本想要低調再低調的梁璟朱遭受報復，因為那回拉下馬的，有一大半是大皇子梁璟樺的人。

「妳在挑戰我的底線。」梁璟朱咬牙切齒。

「你有底線嗎？」她的訝異表情惹得梁瑀晟、梁瑀昊捧腹大笑。

梁瑀昊見狀，安慰地拍拍梁璟朱的背。「別氣，她拐人的話一套一套的，不只有

你吃虧。」

梁瑀晟深有同感，點點頭說道：「晞晞一哭就要我抱，我不肯，她就說：『經過別人生命廢墟的現場，請不要冷漠地呼嘯而過。』聽見這話誰能冷漠？」

梁瑀昊接話。「問題是她的生命廢墟實在太多，這天天抱的，我的臂力就是這樣練出來的。」

「先生罰她寫十張大字，她不想寫，搞到夜深還沒完成，母親無法，只能許她好處，讓她乖乖把字寫完，可她居然告到父親跟前，說：『強迫未滿十四歲的未成年人熬夜寫作業，屬於雇用童工從事危重勞動罪。』」

梁璟朱冷眼看她，「這糊弄人的本事，不差呀。」

「何止不差，是高強。」梁瑀昊豎起大拇指。

他們一人一句，把陳年往事翻了個遍，那些個黑歷史講到梁瑀晞滿臉黑。

她很無奈。「我都要離開了，你們還對我開批鬥大會？」

一句離開，讓他們齊齊擰眉。

梁璟朱道：「人心是肉做的，只要妳不與喜妹對峙，再多予幾分忍讓，不見得非要離開。」

她輕咬唇，半晌後無比認真回答。「我從不低估友情，也不高估人性。」

梁璟朱沉默，所以她方方面面都想通透了，才做出這個決定？

「先走了，我得整理行李。」揮揮手，她努力讓自己看起來很瀟灑。

對著她的背影，梁瑀昊喃喃自問：「我們真要拿聰穎慧詰的妹妹，換一個呆傻蠢笨的妹妹？」

「不是交換，喜妹本來就是你們的妹妹。」梁璟朱回答。

「可是晞晞一走，府裡就沒了開心果。」往後……家裡會很無聊吧。

「她熱心善良、大方開朗，也確實很能幹。」這是梁璟朱的肺腑之語。

梁瑀晟道：「前年大旱流民四竄、盜賊紛起，是她提出鼓吹富商捐銀、雇用流民築城，以免貪官從中層層剝削，半年後，城牆築得又高又堅固，而流民死傷者稀，皇上大喜，下令封賞。」

梁瑀昊說：「明明是她的主意，她卻歸功於父親和大哥。」

這會兒人不在現場，他們一句句說的全是她做的好事。

梁璟朱陷入沉思，前世也有葉田氏的威脅，瑀晞選擇妥協，將身邊的銀子首飾全送到葉田氏手中，直到瑀晟發現不對勁，事情才爆發。前世她決定留在王府，雙姝間的爭鬥，鬥得王府後院永無寧日。

然而不管是妥協還是留下，都是女子面對類似問題時會做出的決定，畢竟改變、離開對任何人都是一項困難選擇。

是哪裡不對？從淘墨齋離開到現在，不過幾個時辰，這等攸關身世的大事，任她再聰慧，在短短時間裡光是理解都很困難，她不但理所當然接受，還能想得如此通透，並且做出一般人不會做的選擇？

一定是哪個環節改變了，但……是哪裡呢？

「哥，你們有錢嗎？能不能借我？」梁瑀昊愁眉苦臉。

「你又沒錢？」梁瑀晟覲弟弟一眼。

「身上有錢心不慌，我想湊幾百兩給晞晞帶走，免得她在葉家不好過。」

沒想到，梁瑀晟和梁璟朱異口同聲。「不用。」

「為什麼不用？葉田氏是個刻薄女人，如果她虐待晞晞怎麼辦？」梁瑀昊一聽哥哥們反對，立刻跳了起來。

梁瑀晟道：「晞晞那性子，不讓她吃點苦哪會回心轉意？」

意思是吃了苦就會想爹娘、想回家？

梁瑀昊擊掌，道：「對啊，我怎麼沒想到。」

然梁璟朱笑意漸濃，他說不用，並非想讓她吃盡苦頭、迷途知返，而是心知肚明那丫頭多有能耐。

他還真想看看，她是不是真有本事，能在葉家活出好滋味。

### 第三章 葉家的生活不好過

「早知道生妳沒好下場，當年就應該活活把妳掐死！忘恩負義的賤……」

葉田氏被打得奄奄一息，卻還是在看見梁瑀晞上馬車時破口大罵，粗魯的咒罵聽得梁瑀晞皺眉。

試著忽略葉田氏，她拉開車簾朝外望，看著熟悉的街道回想過往。

她是法律系的學生，超乎常人的記憶讓她成為人人羨慕的學霸。

她有個哥哥，在永遠拿第一的妹妹面前、他很吃虧，但他的性子很好，從不比較，還護妹護得理直氣壯。

認真說來，她的人生過得風光而精彩。只是人生無常，國三那年她病了，開刀、化療，為了給她捐骨髓，哥哥不但陪她進出開刀房，還立誓考上醫學院，那對功課不怎麼樣的哥哥而言絕對是非常艱辛而漫長的過程，但為了妹妹，哥哥做到了。那段日子，她害怕死亡，卻為了不讓家人操心，刻意假裝死亡並不存在，她不斷說服自己，只要有堅強的意志，就能將疾病熬過去。

沒想到經過七年的努力，最終她還是在死亡面前低頭。

在進出醫院的歲月裡，她上高中也念了大學，並且在短短的生命中結識愛情。

他是她的學長、名叫梁昊——一個能靠外貌賺錢，卻在法律這條路上劈荆斬棘，比任何人都努力的男生。

學長對她愛護有加，而她，暗戀學長。

從高中進入校園的第一天起，她就戀上梁昊。

她因為他選擇法律系，因為他學習畫畫，學霸姑娘一旦戀愛，就是傾其所有竭盡所能。

然而人算不如天算，她死掉、她穿越，她成為大梁王朝的王府嫡女，再然後意外發現……穿書了，她穿進在病床上看的小說裡，成為書中三歲的梁瑀晞。

更教她激動的是，書中的男主角梁瑀晟不但長得和學長一模一樣，連喜歡的事物都相同，喜歡畫畫、喜歡律法，並且是個寵妹達人。

至於二哥梁瑀昊……是給她捐骨髓的哥哥呀！

當三歲的她清醒，看見床邊的「哥哥」時，她只有一個念頭——感激，感激老天

爺給自己重活一次的機會，感激祂讓自己不孤單。

文中對男主角的童年並未著墨太多，多數寫的是他的仕途志業、對刑律的努力及與女主角的愛情，而梁瑀晞不過是書中一個微不足道的小配角。

在書裡，梁瑀晞是個白癡妹妹，她同意葉田氏的計謀，給錢給首飾，卻還是在幾個月後事情曝光，她的刻意隱瞞讓養父母有了想法，疼愛減半，緊接著梁瑀晞和改名梁瑀晨的葉喜妹正式展開戰鬥模式……

畢竟不是女主，雖然她在書中活得夠老，但戲分比英年早逝的梁璟朱還少。

但是當她發現男主是學長那刻，她立刻做出決定，決定把女主角踢到千里之外，決定將自己的地下暗戀轉為地上明愛，並且將欠哥哥的想盡辦法償還。

過去十一年，她讓自己聰明可愛，讓自己被疼惜喜歡，她盡力讓自己成為梁瑀晨心中唯一的星星。

梁瑀晞認為照這情況發展下去，若干年後，當她不再是妹妹，疼愛她的梁瑀晨必定會以婚姻為藉口，將她留在王府。因此她無比努力，也許她當不了最厲害的，但她想盡辦法讓自己無可取代。

當該做的全做了，最後的最後就剩下促成一切的東風。

葉田氏就是那股東風，她不出現，她就是王府嫡女，她需要一個嶄新的身分，讓自己有機會走到梁瑀晨身邊。

離開靖王府，是她打定主意要做的事。

葉田氏當然不會自曝其短，說她出身風塵，更不會將換女兒的事描述得鉅細靡遺，所有不利於葉田氏的真相全是她從書上得知的，她用作者的描述說服了閔老夫人和靖王妃。

雖說發展全在計劃中，但……事到臨頭還是傷心了。

離開生活多年的地方，離開待自己一心一意的家人，難過卡在喉嚨，而紛亂的念頭戕害了她的篤定。

會不會從此天涯一方、梁家人與她恩斷情滅？這個決定是對是錯？事情走向真會如她所想像？是否過度自負？是否被驕傲矇蔽雙眼，其實……她並沒有那麼重要？

她很害怕，但已經走到這一步，她沒有後退的機會。

她只能鼓勵自己——會好的，一定會好的……

「妳給我等著，我要是不收拾妳，就跟妳姓！」不管她有沒有聽進去，葉田氏都持續罵罵咧咧。

梁瑀晞轉頭輕道：「妳想跟我姓？姓梁嗎？恐怕有困難。」

「王府已經把你趕出來，妳以為自己還是正經姑娘？我呸！也不灑泡尿照照自己……我怎麼就生了妳這個蠢貨？」葉田氏一面罵、一面哭，她委屈極了。

「打三十大板還有氣的人已不多見，妳還能中氣十足罵人，可見王爺下手還是太輕，要不要讓車夫調頭，讓妳試試真正的三十大板什麼滋味？」梁瑀晞輕飄飄說著，看葉田氏的眼神像在看一條死魚。

葉田氏被嚇著了，心跳飛快，腦子裡只有一個念頭，她……她是惡鬼投胎，不是

當年自己生的女孩！

爆炒豬肉、麻婆豆腐再加兩道青菜，添好飯，林嬸把飯端進各房間，伺候起葉家三口。

梁瑀晞搬進葉家大半個月，來到石榴村第一天，她就到里正那裡把事情交代清楚，給自己辦好新戶帖。

她沒把葉田氏做的齷齪事掀開，只道當時情況混亂，兩家人抱錯孩子。

然後她用了前世的名字——葉晞。

她雇用鄰居林嬸幫忙打掃環境、伺候傷患，十幾天裡好吃好喝地伺候著，葉家三人的傷口幾乎全好了。

撿來的好日子，葉田氏哪肯放棄，因此一想到就哼哼唧唧喊痛，還不讓躺得渾身酸痛的丈夫兒子下床。

葉晞沒正眼看待他們，安靜過起自己的小日子，未來怎麼走，她還得慎重盤算。前世她很會做菜，但身為王府嫡女，十指沾不得陽春水，這身本事從來沒用過。這些天林嬸教會她燒柴，然後在前世記憶中深刻的菜餚一道道出現在餐桌上，不僅自己受惠，葉家三口也吃得嘴角流油。

葉方還私下想著，若能天天吃上這麼多好菜，把親妹妹帶回來也是好事一樁。

葉晞的錢幾乎全給了二哥，她支持他想當神醫的夢想，離開時身上只剩下一百多兩，看起來似乎很少，但就算好吃好喝供著，也夠支持一家四口過上好幾年，更別說她還有別的收益，因此半點不操心。

「晞晞，里正讓我帶句話，妳想雇人春耕的事可能得再等等。」林嬸回到桌邊，準備和葉晞一起用飯。

「因為家家戶戶都有田要種嗎？」她深信專業的事得讓專業的人來做，但在葉田氏的指揮下，葉方和葉長生打定主意賴床養傷，她不想為這種小事吵架。

「不是，今年第一場春雨遲遲不下，大家都在觀望著，萬一種子灑下去卻沒有雨水供上，種子可不便宜。」

春雨……是，今年春雨遲遲未至，接下來會發生的事，她要不要多事叮囑一聲？

正想著，敲門聲響起。

林嬸道：「我去開門。」

「沒事，您先吃飯，我去開門。」葉晞放下碗筷。

她和鄰居嬸嬸說好，要同她買幾隻雞崽放在後院養。

加快腳步跑到門邊，拉開木門時，卻發現來人不是隔壁嬸嬸，而是最不受她待見的梁璟朱。

皇上有七個兒子，眼下入主東宮呼聲最高的是前兩位，但她清楚最後他們都沒坐上帝位，梁璟朱也沒有，因為他死得早。

是現實吧，打從一開始她就不想和梁璟朱打交道，一個不能天長地久的族兄，豈能放下太多感情？她一點都不喜歡死亡及傷心。

他怎麼來了？

一個門內、一個門外，他沒說話、她也不語，四隻眼睛相對，居然被她對出一個結論——他的眼睛又黑又亮，反射效果一級棒，可以用來當隨身鏡。

「葉晞？這名字不錯。」梁璟朱雙手橫胸，嘻皮笑臉地望著她。

打聽她的名字？「四皇子太閒嗎？」

「不喊哥哥了？」他抬高下巴打量葉晞。

梁璟朱越想越不對，再聰慧的女子也無法不帶情緒地接受這一切，而她不哭不鬧，連傷心成分也稀薄得可以，很不合理啊。

倘若她缺心少肺、自私自利便罷，但她對靖王府的維護可是卯足全力，是什麼理由讓她雲淡風輕？

他狠狠地淘過一遍記憶，然後某句話跳出來了——

「誰都不嫁，我只想嫁給大哥。」

這話她一說再說，過去不曾多想，現在有足夠的理由讓他花心思琢磨——這話她只對瑀晟說，對同樣疼她的瑀昊和王叔半次都沒提過。

靈光閃過，有沒有可能她和自己一樣，也是重生之人？

若沒猜錯，那麼她理所當然知道自己的身世，知道她和瑀晟不是親兄妹，也知道瑀晟對她的疼愛有機會發展出其他可能。

緊接著他細數這些年來發生的大小事，越是深思越覺得可能。

為什麼她的性格大變，為什麼她的選擇改變，為什麼她聰明通透、認真學習，為什麼她在水澇之前發現樹薯？

變數，這是她成為變數的原因！

經過連日思索，再與瑀晟、瑀昊求證之後，他來了，他想找出更多的證據，證明她的重生。

「我非王府千金，何來的皇子哥哥？」

「撇清得這麼快，你想要什麼？與王叔、王嬸的關係，還是同瑀晟的兄妹關係？」那句「只想嫁給大哥」不是隨口說說，而是耳提面命，她真心實意想要成為瑀晟的妻子？

葉晞天性敏感，梁璟朱的隨口試探讓她心臟被重擊。

他說「同瑀晟的兄妹關係」，卻非「同瑀昊的兄妹關係」，他知道什麼嗎？

不……別急，他不是人心探測儀，也沒修過心理學，他無法猜透別人的心事，何況她隱藏得很好，不是？

板起臉孔，她冷聲道：「不知四皇子大駕光臨有何要事？」

他沒回答，痞痞笑開伸長脖子到處聞聞。「做飯了？恰好我還沒用，一道吧。」

挪動腳步，她擋在前面，直言拒絕。「四皇子金饌玉食，平民小戶供應不起。」

「我不挑食。」身子一側，她還沒看清楚，他已經滑進屋裡。

這是什麼功夫？不對不對，她認真回想，書裡描寫的梁璟朱……沒有，沒有任何和武功有關的字句。

在她努力回憶同時，他已經循著香氣來到廚房。

廚房不大，除一個灶、一個櫃子之外，只有一張木桌、兩條長凳。

林嬸正坐在長凳上享用午膳，她吃得滿臉歡喜，唏唏的手藝太好，滿村子找不到第二個比她更能幹的，才幾天功夫，她都長胖一圈了。

梁璟朱不避諱，拉開林嬸對面那張長凳，捧起葉晞的飯碗與長筷，舉箸就夾起一塊爆炒豬肉放進嘴巴。

細嚼兩下，嗯……意外的好吃，竟然比他的逸香閣味道更好。

梁璟朱下意識多看林嬸兩眼，心道：此人可用。同時間順手再夾幾筷子細細品嚐，不錯，連青菜都能炒得有滋有味，不簡單。

「這位大娘，除這幾道菜之外，妳還有其他拿手菜嗎？」

林嬸一聽，連忙搖頭。「菜是晞晞做的，她的手藝很好。」

手藝？前世選擇留下的她，和梁瑀晨聯手將王府後院鬧得雞飛狗跳，最後王叔替她選擇一門親事早早出嫁，當時他聽過瑀晨講過幾句，說她寫信回來告狀，道是生活艱苦。

是艱苦生活養出來的手藝？

葉晞隨後進廚房，盯著梁璟朱的背影，無奈道：「四皇子，那是我的位子。」

皇子？林嬸一驚連忙起身，碗都端不穩了，她急急拿走碗筷，一面走一面說：「晞晞坐，沒事，我回家去。」

「果然冰雪聰明，一句『四皇子』就替妳嚇出個位子，快坐下吃飯吧。」

葉晞翻白眼，她想嚇走林嬸嗎？她分明想趕走不識趣的梁璟朱。

打過多次交道，她很清楚對方臉皮有多厚，算了……吃飯皇帝大，現在不是計較的好時機。

拿起碗，舀一匙麻婆豆腐，把飯拌得紅紅辣辣，一面吃一面思索，可即使想破腦袋也想不出來，他到底來這裡做什麼？

隨意吃幾口，她放下碗筷，看一眼還在大快朵頤的梁璟朱。

他被辣得眼淚鼻涕直流，還不肯放下筷子，狼狽的模樣看得她抿嘴輕笑，心底的不快隨之煙消雲散。

這時代無人用辣椒入菜，只作為觀賞用，過年時擺上一盆，紅通通的果實看著喜慶，但畢竟數量不多，她也不過在宮裡看過兩盆。

前幾天她出門採野菜，意外發現一大片，也不知怎會在野地繁殖起來，她見獵心喜，採回滿滿一簍子。

「大哥、二哥還好嗎？」葉晞問。

揚眉，梁璟朱再夾一筷子青菜。

當然好，他們還在等她被貧窮追得走投無路呢。

「怎麼不問問閔老夫人、王叔和王嬸？」

「我不能一個一個慢慢問？」

「行，我一個一個慢慢答。老夫人身體康健，精神也不差，常常差人做紅豆糕，卻半口不吃，光對著紅豆糕長吁短嘆，妳可知道為啥？」

葉晞知道，紅豆糕是自己的最愛，外祖母不碰的，總嫌它太甜。

「老夫人對新認回的外孫女相當不滿意，重金聘先生和教養嬪嬪悉心教導，但成果有限。王叔沒讓她住進她的晞辰院，另外給她安排了新院子改名晨光院，梁瑀晨不滿，說那裡離主院太遠，而裡頭的擺設遠遠比不上晞辰院。」

葉晞捧起下巴、望向窗外。

晞辰院裡最珍貴的是鞦韆、竹桌竹椅，它們都是爹親手紮的，做得沒有外面賣的好，但她一口一句喜歡，它們便全留在院裡了。

每回宮裡賞賜，爹定要親自挑上幾樣往她屋裡擺，他說——「本王就這麼一個女兒，得嬌養富養慣養著。」

爹恨不得把天底下最好的全堆到她面前。

瞥見她眉間愁緒，離開王府……於她是為難，對吧？

「王嬸心裡矛盾，她恨極葉田氏卻又太心疼你，她不知道怎麼處理自己的心情，只能把滿腔對你的疼愛轉移到梁瑀晨身上。對了，葉喜妹已經改名梁瑀晨，縣主封號也落在她頭上，你知道的，對吧？」

「我知道。」剛答完，就對上他似笑非笑的目光。

該死！疏忽了，梁瑀晨的身世在上玉牒之前，王府肯定會先藏著掖著，京城百姓都還不知道的事，遠在石榴村的她怎麼會知道？

她急忙描補。「我能猜到縣主封號易主，至於葉喜妹改什麼名字我不曉得。」

這叫欲蓋彌彰，梁璟朱笑得更歡騰。

「王叔長吁短嘆，抱怨父皇把一堆事交給他，讓他忙得暈頭轉向，不能快馬飛奔石榴村。」

葉晞托著下巴，她也好想爹啊，想著和爹爹一起看雲數星星。

爹爹那樣忙，可她要，他就抱著自己躺在草地上，指著一片一片的雲問：「那像不像一匹馬？」

「不像，像牛。」

「牛沒那麼長的腿。」

「牛腿長，只是大家不懂得欣賞。」

父女倆經常這樣子耗掉一整個下午，啥都沒做，卻開心得像啥都做過了。

「瑀晨很忙，最近大理寺事兒挺多的，不知道哪裡吹出一股歪風，很多人想替早夭的兒子配冥婚，不少年輕女子的墳墓被掘開、屍體被盜，偏偏這種事無法可管，瑀晨忙得暈頭轉向。」

「二哥呢？」

「這小子行啊，他跟薛神醫學到不少本事，前些日子皇奶奶眼睛不好，他進宮號了脈，之後做一匣子藥丸給皇奶奶試試，沒想還真試出效果。」

梁璟朱嗅到商機，立馬開一家藥堂，讓梁瑀昊帶人製藥，以後他再不必苦哈哈地向妹妹伸手，不過就算梁瑀昊想要，那位妹妹肯定沒這個妹妹的掙錢本事。

真好，二哥總算學出成績，爹娘本不同意二哥習醫，堂堂王府少爺怎能做個小郎中？是她說服爹爹，既然二哥無心朝堂，又不必繼承家業，何不讓他試試想做的？府裡有爹爹和大哥早已是風口浪尖，也許二哥退這一步是更好的棋。

爹同意那天，二哥樂得一把將她抱起來轉圈圈，轉得她頭暈腦脹。

哥前世就是唸醫學院，她永遠記得，哥在病床前握緊她的手說——「哥要走腫瘤醫學，要親手治好妳的病。」

「不問問我嗎？」

「有什麼好問的，米鋪布莊酒館銀樓……哪間鋪子不是賺得鉢滿盆溢？」

「這是誇獎還是鄙薄？」梁璟朱斜眼望她。

「是事實陳述。」

「要聽聽另一個事實陳述嗎？」

「請說。」

「淘墨齋出的新書《少年天子》，短短五天、光在京城就賣掉三百多本。」

原本他還打算壓一壓，等到下個月再出書，但突發狀況，身為族兄總得替偽妹妹考量，因此決定提早出書，助她在虎狼窩裡過得舒適。

怎麼突然說這些？因為知道她是《少年天子》的作者？不可能，出書的事她連親人都沒說，所以是……知道她愛看小說，特地給她送新書來？

見她半晌沒琢磨透，梁璟朱輕嘆，這丫頭變笨了，都說得這麼明顯了。

無法，再提示兩分。他問：「妳還想見淘墨齋東家嗎？」

他知道她想見……天！是他！他是淘墨齋的東家？猛地倒抽氣，那麼大哥、二哥是不是早就知道舍人……

她正想問清楚，沒想驚破耳膜的尖叫聲傳來，緊接著是東西落地的碰撞聲。

聲源在自己屋裡，葉晞想也不想拔腿跑去。

看著她匆忙的背影，梁璟朱放下碗筷追過去。

屋門被推開，他跟著進屋，卻在房門處發現一個深洞，怎會在房間裡挖洞？

他直覺停下腳步，但是、不對……葉晞站在洞口「上」，葉田氏也跌坐在洞口「上」，彎腰看仔細，洞是畫出來的，畫得太栩栩如生、真假難辨。

「妳進我屋裡做什麼？」葉晞雙手橫胸、面無表情。

回過神的葉田氏不敢置信地觸摸地板，洞是畫上去的？竟是這賤蹄子作妖！

她扶著地板站起身，不自然地拍拍手上的灰塵，輕咳幾聲，好像咳過後就能把自己的氣勢給咳回來。

「我只是進來看看……」

葉晞不給面子，直接搶話。「看看我把銀子藏在什麼地方？」

「妳是什麼態度？還敢說藏？要是讓街坊鄰居聽見成什麼樣兒，我是妳娘，錢就該交給我管，難道靖王府沒教妳為人子女之道？」事實被戳穿，她豁出去了。

那天葉晞讓馬夫駕車返回王府，差點兒把她嚇得屁滾尿流，直到那會兒她才驚覺她不是可以任人欺負的葉喜妹。

這層認知讓葉田氏委實安靜一段時日，但是在好吃好喝、被供養十幾天之後，沒見到葉晞再有其他動作，又開始覺得她是隻紙老虎，沒有王府撐腰，想要狠也沒勁兒，因此重新動了歪念頭。

她認為葉晞的底氣不就是那個包袱，如果把她從王府帶出來的銀子收走，她說話

還能這麼大聲？對待親生爹娘還能這麼理直氣壯？想作主葉家大小事，她作夢吧！

「在王府裡，只有長輩給子女銀錢，沒有子女上繳錢財的理。」

「妳的意思是打死不交錢？可以！那里正那邊……」

「戶帖嗎？我已經辦好，不勞操心。」

她竟然拋頭露面去把這事給辦了？那她說了什麼？是不是整個村子都曉得她做過的壞事了？

葉田氏心急，這會兒錢非拿到手不行了，萬一被指指點點、罵得待不下去，到時還得搬家。「這房子是我的，如果妳不把錢交出來，就立刻給我搬出去。」

「搬家？可以啊。」她掠過葉田氏，走到床邊開始整理行李。

居然威脅不動？葉田氏像看瘋子似的看著葉晞。

誰家姑娘膽子這麼大，說離家就離家，還以為她背後有靖王府可依靠？甭傻了，如果人家還在乎她，哪會讓她離開？她這是有恃無恐，還是初生之犢不畏虎？見葉晞俐落地打包好行李，負在背上，轉身就要離開，那決絕的表情不是在演戲。不行不行，她搬出去，他們吃香喝辣的好日子就要斷了。

葉田氏連忙擋在葉晞前面。「踏出這個家門後，妳要怎麼過日子？沒有戶帖、寸步難行，難不成妳還想立女戶？別說妳有親爹娘在這事兒成不了，再說那些個立女戶的，有幾個好下場？她們都是人家的俎上肉，哪個男人經過都能啃上幾口，家裡沒有個頂梁柱，妳不怕被男人給欺負？認清事實吧，女人這輩子就只能靠爹娘兄弟……」

梁璟朱聽不得她叨叨絮絮說個不停，插進話道：「她還有我這個族兄可以靠。」

葉田氏這會兒才發現家裡有個外男，轉頭，她對上梁璟朱狹長的桃花眼。

族兄？葉長生的兄弟都死絕了，臭丫頭哪來的族兄？等等……會不會是靖王府裡的……靖王是皇帝的親兄弟，那麼葉晞的族兄不就是皇子？

嘶地，肺葉吸進一道冷空氣，讓她整個人瞬間清醒。

下一刻她揚起笑臉，巴結問：「請問公子高姓大名？」

眼看葉田氏腆著臉上前，就要同梁璟朱攀起交情，葉晞覺得丟臉極了，冷冷拋出一個字。「滾。」

她竟然叫她滾！

葉田氏的自尊心受到挑戰，忘記眼前這個不是葉喜妹，揚起手直覺往她臉上搗去，沒想手剛抬起就被拉住、硬生生定在半空中，下一刻腕骨傳來撕心裂肺的疼痛，讓她扯開嗓子雞貓子喊叫起來。

「閉嘴。」梁璟朱低聲斥喝。

葉田氏一聽瞬間閉嘴，她痛得全身瑟瑟發抖，一雙眼珠子向葉晞投去求救。

「請聽清楚，再讓我發現妳到我房裡偷東西，我會立刻報官。」

「怎麼能報官，我是妳娘啊。」葉田氏覲梁璟朱一眼，用起哀兵政策。

「法律不考慮加害者與被害者的關係，只要構成犯罪行為，案子就會成立。」

見她滴水不漏，葉田氏楚楚可憐地對梁璟朱說：「求公子評評理，天底下做兒女

的豈能如此不敬天地、不孝父母？枉費我辛辛苦苦把她……」

「滾！」這一聲，梁璟朱帶著震懾怒吼，他的耐心用罄。

他明白「洞」的作用了，他能猜得到晞晞生活難過，卻沒想到養家、做飯之外，還得時刻防範家賊，這裡還有沒有人拿她當親人？

葉田氏嘴一閉、脖一縮，低著頭像個小媳婦似的扭腰離開。

葉晞嘆大氣，把包袱拿回床邊歸位。

梁璟朱站在門邊，寒聲問：「這就是妳堅持想要回報的生恩？」

她不想回答這個問題，將行李擺放好後走到他身邊，指指地上，「這是 3D 立體畫。」

她的資源不多，只能用畫畫來嚇唬小偷，說起來有點可憐，但……能怎麼辦呢，外賊易防家賊難料啊。

「妳說什麼？」

「3D 立體畫，這種畫法能讓東西看起來很像真的。」

「意思是能夠魚目混珠？」

「對，魚目混珠。」

她拿起畫筆，往牆角塗塗抹抹，不久一隻活生生的小兔子蹲在牆邊，怯生生的模樣惹人憐愛，看起來和真兔子一模一樣。

「妳怎麼辦到的？」他不懂，圖畫明明是平的，怎麼會變得有厚度？

「利用光影造成視覺錯誤。」

「視覺錯誤？」

她在地上畫兩條等長的線，然後在上面的直線兩端，各接上兩道往外的線條，在下面的直線兩端接了往內的線條，畫完後退開兩步，問：「現在你還覺得它們一樣長嗎？」

她怎麼會這個？前世她碰到什麼奇遇？實在太有趣。

有趣的念頭在腦袋裡張揚，梁璟朱莫名地好想要……

心動不如馬上行動，他想要，他動手，下一刻他抓起她的頰肉往兩邊扯。

嗯？葉晞錯愕地盯著他，這個動作代表親暱？欺負弱小？不管是什麼，都不可這樣糟蹋一個熟女的自尊心。

「你幹什麼？」她用力掰開他的手指。

他粲然一笑，拋出剛才被葉田氏阻斷的話題。「我是淘墨齊的東家。」

定身！所以不是親暱或欺負，而是暗示，暗示她得為五斗米折腰？得任由他為所欲為？所以呢……折不折？

折！不過是折點小蠻腰算什麼？掰他手指的力道鬆開，她「允許」他在自己臉上折騰。

不錯嘛、挺識相！值得嘉獎。梁璟朱笑道：「想不想同我合作賣畫？」

嘴巴被拉開，她不敢說話，怕一開口口水會不由自主往下淌，她點點頭、再點點頭，心道：有錢賺的事兒，請一定要找我。

她的「懂事」得到他善意回應，鬆開手，從懷裡掏出一疊銀票。「這裡是一百五

十兩。京城以外的淘墨齋，每年結帳一次，到時再把稿費給妳送來。」

盯著銀票，她道：「你先幫我收著吧，我這裡不太安全。」

連錢都不敢收，這過的是什麼生活？一向不懂心疼人的梁璟朱頭一回有了心疼感受，溫聲問：「後悔離開王府了嗎？」

她抬高下巴，堅定自己的驕傲。「後悔什麼？後悔不剽竊、不霸佔、不掠奪，後悔自己過度光明磊落？」

璟朱覲她一眼，這丫頭隨時都能振振有詞，逼得人無話可說，收回心疼、收回銀票，他揉揉鼻子往外走。

葉晞跟在璟朱背後走出，出門時卻發現藏在窗戶後頭的幾道偷窺目光，唉……這些人呐，看著前方昂藏的背影，眉頭微彎、腦子輕轉，她倏地輕淺一笑。

好吧，招都被掐過了，得整點利潤回來，有的人，可以用，有的勢，得借。

她奔到梁璟朱身側，拉住他的手，態度無比親暱，親密到讓梁璟朱無法置信。

雖然無法置信，但實話說，心裡頭有幾分解析不出的驚喜，可惜他嘴賤，出口的話卻是，「妳有事還是有病？」

葉晞大翻白眼，當她樂意？呵！不過想借點虎威，嚇嚇閒雜人士，生活很忙的，她不想浪費精力應付無聊算計。

想法雖是如此，不過她終究壓低聲音，對他發出些許善意。「春雨遲遲不至，皇上有心派皇子上天壇求雨對不？」

「問這做啥？」

梁璟朱這樣說，眉毛卻奇異地飄了起來，心中帶出幾分期待。

「如果有的話，請你試著閉嘴，推薦人這種事千萬別碰，吃力不討好的。」

目光微閃，表情崩裂，梁璟朱差點兒握住她的肩膀大搖三百下，問：妳怎麼知道我會吃力不討好？妳也重生了對不對？

不會錯了，她和自己一樣，也是重生。

前世他極力推薦二皇兄，不遺餘力地把自己擺上爭儲檯面，最終他變成箭靶，被射成一隻死刺蝟。

重生後，洞悉人心的他再不發傻，努力置身事外、口口聲聲發大財，朝堂事全然不管，他打定主意一世逍遙，任誰當皇帝都與他無關。

如果不是瑀晟……唉，攤到這個喜歡拉著自己做大事的族兄……

不過還行，截至目前為止，所有人都認定他和靖王府立場一致，是最忠誠的保皇黨，任誰來拉攏都不行。

揚眉淺笑，他成功抑制住激動。「我是長舌婦嗎？妳為什麼認為我會多嘴？」

拋下話，翻身躍上馬背，他想留下一個瀟灑背影，讓她日思夜想、輾轉反側，極力猜測他的行為——就像他猜她一樣。

梁璟朱笑開，笑得滿眼算計、滿臉詭譎。

他的笑看得葉晞愁眉，誰有他這等本事？明明帥到天理難容，卻能笑得讓人想砸破他的頭。

她扯住韁繩，鄭重警告。「我是認真的，你很清楚代表皇帝上天壇求雨是什麼意

思，千萬別蹚這渾水，不划算。」

「這麼關心我？是不是愛上我啦？」

他用勾魂媚眼狠狠撩她一把，撩得她差點兒閃瞎眼，本就英俊到上窮碧落下黃泉的男人，再這麼一笑……想讓天下女人集體去跳樓？

沒等她反應過來，梁璟朱扯開韁繩、揚長而去。

他不知道這一路上自己都在笑，不知道自己堅硬無比的心臟有某個角落軟化了。被關心的感覺……挺好。

這邊，被馬蹄揚起的塵土噴了一身的葉晞終於回過神。

愛上他？呸呸呸，誰會喜歡一個短命鬼，對於愛情的要求，她不但要朝朝暮暮還要天長地久。

關心？才怪，她關心稿費、關心前程，關心滾滾而來的金銀鋪蓋出一間金屋，她要拿來收藏前世今生都深深眷戀的好男人……